丙子科雲南鄉試闈墨 卷二

子曰興於　一章　詩三房思南府敎授吳以仁閱薦　高攀雲　第二十一名

學有全益遞詳其所得力焉夫學至於興立成學之益全矣而必於詩禮樂得之學者其審所致此哉今夫古人之遺彌極博矣後人之心皆古人所取而預謀之者也乃今之人徒取古人之近似以飾其無能則古人之真不出而吾之學亦無益惟循循焉以求其全則古人之心得而吾之學乃為有益其稽古乃有獲矣嘗考幼儀之初先之學樂誦詩繼以習禮此小學授受之序而語於大成之學則不然古之善學者其取材也博其服古也深其取材博故隨其耳目所及以盡其聰明浚之得其迹深之會其神油油然

而漸臻乎化則義類任其取攜矣其服古深故盡其心思而後得其義蘊研究於詩書致精於名象油油然而幾於全則精神悉以相深矣以觀厥志言有興也知其必於詩人固有寘心靜觀時形感憤之思而善善惡惡之念油然興也雖不平之山川無情之草木皆寓有諷詠之意則詩之為功於學也大矣學者當即其詩以求之則以為興於詩云以貞厥守言有立也知其必於禮人固有矯情鎮物不踰規矩之外天秩天序之儀確然立也雖隕越之浮情難知之排擠咸深為矩矱之化則禮之為功於學也深矣學者當即其禮以求之則以為立於禮云以定厥功言有成也知其必於樂人固有師心自用獨好專家之學則油然秩然之化莫能成也雖不平之志氣難釋之躁心悉深為優游之化則樂之為功於學也大矣學者當即其樂以求之則以為成於樂云學者特臆得之見往往遺其耳目而究敝其聰明古之君子合致之樂治其功分驗之樂收其效而觀其功於興立成之後者初不俟乎推測之勞學者拘其成見往往循其偏端而遺其全體古之君子心思治之不淪於虛耳目治之不流於無而徵其效於詩禮樂之際者自獨著其如神之用學有全益如此學者當知所求哉

子曰興於　高攀雲

溥博如天　不說　高攀雲　第二十一名

即聖德之形於外者而擬之觀之民而可見矣蓋至聖之德既擬之天淵愈見其盛矣觀於敬信說非至聖之德烏能臻此令夫至聖之德不易量所可量者徵諸人民征應之間而可見矣蓋既以崇深之極隆者喻之斯世咸仰德澤之聲靈而復以民心之感應者徵之天下群瞻恩惠之弘敷合內外而交斂焉則知其量之不易窺耳如至聖之德既有以充積於中矣夫既有以積於中者為內藏之有本使不能發於外者為崇深之可量則人猶有可從不可從之機抑既以存於內者為涵蓄之優深使不能著於外者為

崇隆之群仰則人猶有可應不可應之念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至聖之德吾又將何以擬之哉凡有可紀之善大率盡力於一時而其餘無以相繼若夫德積而化無得而指之斯無得而稱之矣蓋理以近而愈遠也吾欲擬至聖之德即欲不擬之以如天而不得也然非擬之一如天而遂已也凡有可紀之德大約致飾於一時而其後遂不能掩若夫德積而成非天下之所喜斯非天下之所驚也蓋迹以平而愈神也吾欲擬至聖之德即欲不擬之以如淵而不能然非擬之一如淵而遂竟也雖然至聖之德既擬之以如天如淵已於何見之於民之敬信說見之吾身之喜怒萬物所為慘舒也吾身之寬猛萬物所為張弛也吾敬以見之宮廟之內肅肅雍雍以慎其志氣原非有期於民之敬而民自莫不敬者特相與黽遑弗怠共窺天則之大原吾身之日用飲食群黎所以徧德也吾身之紀綱法度萬邦所以作則也吾信以言之政令之間無貳無怍以屢其誠慤原非有冀於民之信而民自莫不信者特其與實心無偽以見允恭之盛德而未已也尚務為艱難之事則勞苦而思去也務為煩重之文則厭斁而思背也吾愛以行之廟堂之上無怠無荒以行政令原非有望乎民之說而民自莫不說者群相與惟欣不已以歌孔邇之父母非至聖之溥博如天淵泉

如淵安能得此愈令吾深思之不置耳

傳博如天

高攀雲

今夫麰麥……熟矣　高攀雲　第二十一名

即物之同以明降才之同知天之非有異也夫麰麥微物耳觀於日至之熟凡天下之同者可不即物之同以推之乎且天之生人與天之生物原無二道也盖降衷之初原有一無私之理以具於吾心特人昧焉弗察而不克審其由來曷不即天下之物以觀之曷不即物之至微者以觀之則物之同可知而吾心之同無不可知也夫天之非降才爾殊吾將何以徵之想天之生人實有不齊而人之成材何有一定或具樸茂之姿或具魯鈍之質或真性未失知天命之同出一原或功力未深疑天心之有貳致或良楛異

質則滋培灌溉之必勤或高下異品則裁成啓廸之必牖而茲姑無論今即麰麥觀之天下之物自足生天下之人乘之或違其運則造物不能全之為缺也故麰麥未播之先其地猶有殊而麰麥既播之後其地無不同其麰麥既同如此而天下之似乎麰麥者無不可知宇宙之利自足生宇宙之人用之或違其時則造物不能自全也故麰麥未播之日其樹殊麰麥既播之時其樹無不同麰麥既同如此而似乎麰麥者無不如此也浡然而生則麰麥之同亦可見矣雖然麰麥既同矣苟日至之時不熟則麰麥之同可恃而未可恃也今觀在原者一如其在隰在隰者亦如其在原庶幾同可知已然必彼曰熟而此曰熟而後可謂之熟矣問有一方之未熟者無有也故天地無窮之美利必至於熟而靡不見其原隰之一轍今觀在東者一如其在南在南者亦如其在東庶幾同可知也然必彼曰熟而此曰熟而後方謂之熟也問有一處之不熟者無是也故國家有不盡之豐亨必至於熟而咸仰東南之一致麰麥且如此况重於麰麥者乎

今夫麰麥　高攀雲

陳士修 第二十二名

書二房鎮遠府教授王嗣衍閱薦

子曰興於一章

學至得心之候其序可歷指也夫學不得於心雖日事詩禮樂奚裨乎必能興能立能成乃可謂善得其助者且為學而欲底於成即非無所因而可底於成也亦非但淺嘗之而遂可底於成也蓋人心原有不容誣之理昔聖昔賢原有不可窮之學術惟實致其力而循序以進則此中之得力有不覺深嘗焉而自得者是在善學者自知之耳世之人何不易有此興立成之一日哉大抵人之用心不務於遠則務於博務遠者常緩務博者違形其泛也此涉獵之見不可以中存人之好異不索於高遠則索於幽隱索高遠

者失其近索幽隱者遺昧其顯也此冥悟之說不可以立教吾嘗身試焉而因憶夫學者之初矣當外感未乘寂然而已及一歷乎欲惡之介而聞善知感見惡知懲自有勃焉而莫禦者此何境乎則興乎興矣孰得而禁之乎繇此則進於立矣彼艱鉅未投淡然而已及一入乎攻取之途而建以植其防勇以致其決自有確乎其不拔者斯何境乎則立乎立矣孰得而撼之乎準此則幾於成矣彼寧靜居心泰然而已及一置乎身世之間而純而不雜和而不戾自有泮渙而順適者斯何境乎則成乎成矣孰得而擾之乎是興也立也成也由淺入深以漸積而有獲自勉幾安以實履而

乃效斯時學者亦自知之而不能自言之吾得為學者直指之天下之善感發者莫如詩未嘗學之即日覽乎正變貞淫於我初無與既嘗學之而有與為合矣吾不謂興之專在於詩而其始之得力端在於此天下之足强固人者莫如禮未嘗學之即日見乎三千三百於我不相益既嘗學之而永守其貞矣吾不謂學之專在於禮而其中之端力端在於此天下之能和平人者莫如樂未嘗學之即日事乎聲容舞蹈於我初無涉既嘗學之而神與之化矣吾不謂成之專在於樂而其終之得力端在於此是故興立成雖學中必至之域而不可以一蹴而即至詩禮樂為日用躬行之事

尤不能以徒誦而有功善學者知之否

子曰興於　陳士修

溥博如天　不說　陳士修　第二十二名

聖德極其盛故其出之而皆當也蓋溥博者惟天而淵泉者惟淵
也至聖之德如是不可即敬信說以驗時出之各當乎子思蓋以
明小德之川流也曰吾觀至聖之臨天下惟是與民相養於廣大
之中靜深之內而已蓋心之所存者既積於至盛則發皇之際自
相喩以其微而不能以自禁吾得進溥博淵泉以觀時出焉彼夫
希心浩大而終無當於溥博之稱者謂其積之未厚而其中已無
餘也若至聖之溥博頤如是乎抑其寄意幽深而終無與於淵泉
之實者亦其蓄之未深而其內亦易盡也若至聖之淵泉又如是

乎間嘗仰觀大造俯察流泉而見夫溥博者之無遠而弗屆也淵泉者之無往而或息也遂不禁穆然於天淵之內而恍有得也今而後可取以擬至聖矣蓋天積於無間而大而無不偏者亦徵而無不周則言天者至溥博焉極矣即時而為生為成要莫有或遺於天者也淵流於不息而靜而無可窺者亦深而莫可窮則言淵者至淵泉焉止矣即時而從委溯源要莫有或匱於淵者也而至聖之溥博淵泉何以異此此即高拱深宮恭默而理無為而治亦自有與民相洽於聲色之外者而況乎其出而為見也言也行也哉夫至聖亦不過自為見自為言自為行而已而民也相遊於天淵之內望其範佩其訓服其政事殆不啻神明畏之幽獨感之而性情已通之者自非積於未見未言未行之先而何以敬信說之莫不然也有如是哉蓋有天德者可語王道而至聖之時出如此不既以天德而兼王道之全乎而聲名從茲起矣

溥博如天　陳士修

今夫麰麥　熟矣　陳士修　第二十二名

即物以驗性其皆同者可思也夫使天之降才有殊則物必先處於殊矣乃自播種以至皆熟何麰麥之皆同乎是可取而思也嘗仰體篤生之意而知天之生人與其生物無以異也人有性而物有種因勢順時耰而成功焉而或者疑其降才有殊則盍觀麰麥今夫麰麥生於天資於地而成於人者也原無富歲凶歲之別此而諉之曰天之於麰麥不盡然也天不任受也何也天固欲其熟者也且不止於欲其熟而欲其皆熟者也又況乎士女之饁耕婦子之胼胝其為此麰麥計者至深遠也哉則見夫負耒而往播種

矣藝欲其深則播種而耰之矣是人亦顯出其經營以與此日之
天爭栽培之力也麰麥其何不熟之有雖然熟亦難言矣熟有自
至之候而未至其日則未言熟而先言地熟又有漸至之境而未
至其時則未言熟而先言樹而今則亦墳黃壤同效蕃昌其地同
矣既種既戒不後不先樹之時又同矣既無此疆彼界之殊復無
早暮相睽之異回憶播種之初曾幾何時而將為日至之時矣吾
見油油者其色也盖云生也欝欝者其機也盖浡然生也久之而
纍纍者其實也盖云熟也與與者其象也盖皆熟也至於日至之
時而物應其候始知前此之所播者今此益足信也不誠見其大

同哉而又何疑於天之降才爾殊哉然吾恐難以語夫世之陷溺
夫麰麥者

今夫麰麥　陳士修

子曰興於一章 春秋房定遠縣知縣袁乃湔閱薦 丁佩玉 第二十三名

學有得力之由歷其境者自悟之也蓋學之興與立成固皆有其境焉而於詩於禮於樂其所以得力者不可自悟之乎今夫人終其身於學中豈其目不覩古人之書而漫焉從事哉然古人之書古人心得之所存也我終身為學於生平得力之數茫無以驗則將謂古人之書若是其無裨乎而不然也遞而進之各有其候也漸而獲之亦各有其效也則夫心學之全固何如乎吾人之心力當思有以自用而要不能無所憑以為用故雖著作未開而神聖不無學術方名既起而庸愚終守迂疎此中疑為不相關之事而

不知善學者之閱歷則固有其不爽者矣吾儒之性情未嘗不期其功而特不能無所藉以為功故雖終日博一物而效可相求窮年守一經而理有未悉此中疑為徒苦人之具而不知善學者之積累則又有其難誣者矣蓋學之初有興之一境焉無端而好善之意生無端而惡惡之心出其興之謂歟然何以勃然之難遏也蓋吾心本有是情之難遏者而及遇於詩遂不覺舉今日之是非愛憎與昔人之美刺貞淫倍相感也則興於詩學之中有立之一境焉久之而欲不能奪久之而物不能遷其立之謂歟然何以肫然之能固也蓋吾心本有是守之能固者而及遇於禮遂不覺舉今日之有嚴有翼與昔人之為節為文彌相持也則立於禮學之終有成之一境焉精之而物累自清精之而偏私悉化其成之謂歟然何以油然之至純也蓋吾心本有是功之至純者而及遇於樂遂不覺舉今日之順情適性與昔人之依永和聲適相洽也則成於樂自成童服習以及離經辨志六經皆講習之書安在讀詩而後及於禮讀禮而後及於樂也而特以詩之教婉而善入禮之教嚴而不苟樂之教和而益精各有其功之必然而一一始能驗其報我之故則知稽古之益為不可驟耳自先王垂訓以至日用飲食六經有兼通之義安在執一詩以為興執一禮樂以為立為

成也而特以興之時溫厚而和平立之時大中而至正成之時義精而仁熟各俟其效之自然而一一有以徵其相得之致則知窮經之業為不可廢耳苟為學而不知其所得之者何在雖有詩禮樂也奚庸乎

子曰興於 丁佩玉

溥博如天 不說 丁佩玉 第二十三名

擬聖德充積之盛而發見者足以感民矣夫如天如淵積之何盛也觀於民之敬信說非其發見者之足以感之也哉且夫聖德之所積殆未可以易窺也而亦未嘗不可共見也其未易窺者舉宇宙極至之物而不足以形其蘊即形之而亦有所難盡而要其本諸內而見諸外者又無不與天下有感通之意然後知聖人非有所歉於德之量而天下亦遂無求多於聖德之外也已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非至聖之德烏能及此然吾試就其溥博者思之凡物之量焉而易盡者必其具狹隘之體者也此即過以擬之而已

有所難受若聖德之溥博而將何以擬之哉今夫溥博者莫如天耳覆幬於無外而不知其何所極也統被於無方而不知其何所盡也天下不能量天之所至又烏能量聖德乎天下不能量聖德而獨不可以觀天而起悟乎吾試就其淵泉者思之凡物之測焉而易窮者必其具淺近之致者也此即妄為類之而亦有所難符若聖德之淵泉而將何以類之哉今夫淵泉者莫如淵耳藏深於至厚而不知其何所終也源積於至遠而不知其何所底也天下不能測淵之所涵又安能測聖德乎天下不能測聖德而獨不可以觀淵而自喻乎盛哉聖德之積也而於是以時出之豈猶有不足於天下而宜於此不宜於彼者哉豈猶有不足於天下之民而一人從之一人違之者哉其於見也何非德之所以為見也威儀容止之際豈其別有所飾以動天下之耳目而民莫不敬矣敬其見即敬其德也無心之感應一若有不戒而作之肅者矣其於言也何非德之所以為言也施令布誥之間豈其別有所私以一天下之心志而民莫不信矣信其言即信其德也上下之交孚一若有不言而使之喻者矣其於行也何非德之所以為行也紀綱法度之施豈其他有所求以聯天下之性情而民莫不說矣說其行即說其德也忱悃之相輸一若有不令而生其慕者矣然苟非溥

博淵泉之德則敬矣而未必信信矣而未必說如此民何也乃積厚者施自宜而觀輿情之應益可識聖德之崇深苟非如天如淵之德則敬矣而莫不敬則難信與說矣而莫不信莫不說則難亦如此民何也乃藏深者顯自裕而由聖德之隆益可推海隅之說服聲名之洋溢為何如哉

溥博如天　丁佩玉

今夫麰麥　熟矣　丁佩玉　第二十三名

論物之同生者可以知才之無殊矣夫麰麥之皆熟以其地與時無不同也而天之降才亦豈有異於麰麥乎今以天之所共賦而竟至於殊焉而莫知悟也而吾告之曰是同也非殊也人不必信何也天下類皆殊之之才則何為而同天下不盡同之之才則何為而不殊而吾必謂其有同而無殊者人固有之物亦宜然而或者猶有疑也物亦生於天者也人不同而物獨為同乎天亦降乎物者也物不同而寧有一物之或同乎而不然也今夫麰麥生焉長焉以蕃植於天地之間亦具有性榮焉槁焉以變化於宇宙之

而亦具有情而且嘉禾不登黍葵莫繼濟斯民於飲食絕續之際亦具有才其播種而耰之也固宜而要不能無所待也何待乎爾待乎其地抑待乎其時物固不擇地而生而躁濕剛柔之性則必各有所宜物固不後時而出而寒暑陰陽之節則必各有所因今使地同而時未必同時同而地未必同麰麥雖易生之物也其如地與時何哉今則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時也地也麰麥之所以生也浡然而生固發於機之不容已時也地也即麰麥之所由熟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又成於勢之所自然而吾乃知麰麥之性非有異於夫人之性也人之性皆其善者物之性不皆其生乎使人之性不皆善也而物亦將有不能生者矣何以解於麰麥矣吾乃知麰麥之情非有異於夫人之情也人之情皆其善者物之情不皆其生乎使人之情不皆善也而物亦將有不得生者矣且何以解於麰麥之浡然矣吾乃知麰麥之才非有異於夫人之才也人之才皆其善者物之才不皆其生乎使人之才而不皆善也而物亦將有不樂生者矣更何以解於麰麥之皆熟矣而麰麥顧且生也浡然而生也抑熟也且皆熟也則惟地同時同之故也麰麥亦同而何疑於才之殊也

今夫麰麥　丁佩玉

子曰興於　一章

禮記房南寧縣知縣錢周鏞閱薦　王璲　第二十四名

遞著為學之效皆有得於古者也夫興立成學之效也而非詩禮樂不為功人可不知哉且學當成童之年亦似乎博而鮮當乃為之觀其成效之候考其得力之由而後嘆古學之報我者其次第良不誣已丘之閱歷於學者久今而知其得力之所在也彼夫見美而勃勃欲動聞戒而戚戚不寧者豈非興哉而興不自興有興之者貞淫正變所以理性情也而涵泳既久自不覺志氣之感發一一皆風人之高致吾故為學者指之曰興於詩迨夫慕善深而內力益堅懲惡嚴而外物不搖者豈非立哉而立不自立有立之

者恭儉莊敬所以貞毅力也而嫺習既久自不覺措履之端凝在
在悉先王之遺教吾故為學者指之曰立於禮至於義精而不徒
激勸之迹仁熟而無俟固執之勞者豈非成哉而成不自成有成
之者聲音舞蹈所以養和平也而絃誦既久自不覺道詣之純全
往往為太和之洋溢吾故為學者指之曰成於樂然則詩禮樂之
當學不信然哉不信然哉

溥博如天　不說　王璲　第二十四名

德盛者化神其存發為難量矣葢不可量者天淵也而至聖之溥
博淵泉如之宜其發見之當可也嘗謂聖人之德與民相流通者
也而德至莫可擬者則其中之所發必不予人以訾議之端可知
也吾是以思至聖之溥博淵泉而為時出者矣其溥博也民亦不
得而窺其際矣而要其恢恢乎統仁義禮智而靡遺者固無殊於
維皇之怙冒蓋天以覆萬物而聖心以周萬理也則其溥博有如
此者其淵泉也民亦不得而名其故矣而要其穆穆乎合仁義禮
智而中涵者固無岐於臨流之靜深蓋淵泯乎指顧之迹而聖心

亦不涉聞見之淺也則其淵泉有如此者由是時出而為見臨朝聽政已有儼若神明之度故聖作物覩易慢之所以咸消也而民孰有不敬者歟時出而為言發號出令無非忠厚悱惻之辭故至誠服物疑畔之所以不作也而民孰有不信者歟又時出而為行立綱陳紀事事體乎兆人之情故動不過則與志之所以交孚也而民孰有不說者歟積中之盛統之為敦化之原宜民之德分之有川流之象至聖洵難量矣

今夫麰麥　熟矣　王璲　第二十四名

即物以明同之說一物亦有然者矣夫猶是麰麥耳自樹而生而熟寔有殊乎哉孟子欲明降才之無殊也先為之曠觀於物曰凡為天之所生者其受理均則其受氣亦均受氣均則其受形亦均此即一物之微當亦無不然者矣乃或者因人之陷溺而致疑於天曰等才耳天何殊其降若是夫使天之降才爾殊也豈獨才之有殊乎哉苟使天之降才無殊也豈獨才之無殊乎哉我嘗觀諸麰麥矣今夫麰麥殊乎不殊乎其必不殊者矣其不殊者皆熟也而其所以皆熟者何也一則以播種之設於地利疇是為麰麥之

地而播植之事以起一則以播種之因乎天時疇是為播耰之期而按候之功以興無往非麰麥即無往非播耰之地無往非播耰之地即無往不有其播耰之時其地同其時同則無乎不樹者自無乎不生無乎不生者自無乎不熟何則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而猶謂麰麥有殊乎哉而豈獨麰麥無殊乎哉

子曰興於詩　一章

詩二房正章　顧　閱薦　　平遠州學　楊詰　第二十五名

聖人以全學示人為歷指其得力之有由焉蓋學有興立成而教有詩禮樂功效之相因實有可自信者故夫子為歷指之若曰學問不容以自誣也自夫人偶有一得輒謂可以遠駕古人而無難不知古人卒不可勝凡其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古之人固已予我以無窮之藴也是安得天下好學深思之士而究其得力之所指歸也乎吾思之學至渾全之候心則貴其能化使尚有形迹之可擬未免失之於滯然學當致力之初功又視乎其序使涉於凌躐之是求未免流之於愚如興也立也成也非已至者之所閲歷而

未至者之所求入者哉奮興之念以為與生而俱來何以天下不盡能興之人以為吾性所本無又何以天下有能興之人一以感而一以無所感耳若詩也者本乎人情出之諷咏每見咏歌之下不自知其奮興之念何以油然而莫遏也則知天下固有學詩而不克興者斷未有克興而不於詩者確立之操以為吾身之能事何以天下不盡能立之人以為吾性所難強又何以天下有能立之人一以守而一以無所守耳若禮也者威儀有序度數有章每見周旋之際不自知其確立之操何以毅然而不拔也則知天下固有學禮而不能立者斷未有能立而不於禮者神化之機以為情可作而致何以天下不盡能成之人以為詣在所難幾又何以天下有能成之人一以和而一以無所和耳若樂也者優游以適涵泳以將每見聲容之感不自知其神化之機何以渾然而相忘也則知天下固有學樂而不克成者斷無有克成而不於樂者使未知詩禮樂之學而漫謂興立成之無難也則未也

子曰興於　楊喆

溥博如天　不說　楊　喆　第二十五名

擬聖德於天淵驗之民情而愈可思矣夫如天如淵至聖之溥博淵泉然也再觀之敬信說其時出爲何如哉且吾言至聖之德使不極形其充積之盛無以見性量之弘深也而不進驗其發見之端又無以見推施之各當試還念夫溥博而知至聖之溥博殆未可以人事擬焉矣夫風雨露雷惟天以溥博之形牢于上而萬物之繁育于内而不自知也至聖之容執敬別久已納群倫于在宥之中有不與之合其德乎而尚可以侈言天而臨視聖乎抑再思夫淵泉而知至聖之淵泉殆未可以尋常測焉矣夫湛深汪濊惟

淵以淵泉之質附乎地而倫類之衆習見之而莫之察也至聖之仁義禮智㝵已靜一世於咸安之内有不與之符其德乎而尚可深言淵而淺視聖乎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蓋如此此固不必驗之民而始見也然何不可驗之民而益見也吾思顓愚之百姓何知非有見微知著之識祇相忘於不識不知之天聖人之德業雖除非有艱深莫窺之藏誰靳其厚地高天之戴吾一徵之於見時而見焉亦德容之表著也非以是邀民之敬而民何以莫不敬也有然一徵之於言時而言焉亦德音之孔昭也非以是廸民之信而民何以莫不信也有然一徵之於行時而行焉亦德行之敷施也非以是強民之説而民何以莫不説也有然噫非甚盛德孰能當此而無愧乎大觀在上萬民有不介之孚作所惟王一世仰化成之盛吾得就敬信説而進徵之

溥博如天　楊喆

今夫麰麥　熟矣　楊喆　第二十五名

欲明降才之無殊可即物以徵之焉夫麰麥以熟為期也乃由播種以及日至而其皆同也如此不可以悟降才之天乎且天之生人與天之生物無以異也而人之受生於天與物之受生於天亦寧有異則何不可叅觀焉而知其大概然也彼天之降才無殊豈曰可信之於天者獨不可信之于人不可信于人者且不可信之于物耶試以麰麥論今夫麰麥孰不期其由種而生由生而熟而皆莫之或殊者哉然而後此者不可知也而當前者則無不可必也要其端自播種而耰之始盖麰麥之熟也資乎地故雖帝命率

育且將諉其權而觀其總起抑麰麥之熟也因乎時故雖其畆東南亦惟偕其條而施其耘耔令試問其地而其地同也有然考其時而樹之時又同也亦無不然自今以往有事西疇見夫實函斯活有厭其傑浡然而生麰麥亦大改觀矣然孰非前此之地同時同所播種而耰之者耶無何而苗者秀矣秀者實矣饁彼南畆我稼既同則日至之時至矣至于日至之時則皆熟矣于斯時也既方既阜農夫其有慶乎實穎實栗婦子其有蓄乎然又何莫非前此之地同時同所播種而耰之者耶夫一麰麥也其由種而生由生而熟而無不同也如此此猶得曰可信之于天者獨不可信之于人不可信于人者且不可信之于物耶

今夫麰麥　楊　喆

子曰興於　全章　詩一房湘潭縣教諭張世勳閱薦　楊淮　第二十六名

學以資乎古而深聖人備舉其得力之由焉夫由興而立而成學斯全矣而皆於詩禮樂得之學之功其可緩哉且夫人終身肆力於學而漸底於純備之一日其功候固甚深矣然究其所由来惟是取古人之遺制而從事乎其中習而安焉遂不禁相因而各得焉蓋惟平日之致力者深是以其得力者至也今夫學也者將以圖其有成也然非有所感發於其初强固於其中而欲優焉游焉以克臻於和順也庸可得哉是故學莫先於有所興興非徒偶然之激發也舉我心之所觸理則赴之欲則蠲之必不以他端而偶間

雲南鄉試墨卷　丙子科

如是者則為興總其要於有所立立又非徒偶然之矯制也舉凡躬之所存內而德性外而威儀皆有生平之請力以持之如是者則為立及其終也充貴極於有成成非徒片長之可矜也舉吾學之所積仟無不至義無不盡卒無一端之偶雜者以間之如是者則為成興也立也成也果何由而致此哉謂是得之性者有甚隆歟秉姿粹美雖知矢志於懿修然奮於始者未必不移於終安必臧嘉之懋廸也而何云性成也抑謂是發之情者有獨深歟懿德中涵非不殷懷於中正然圖之於暫者未必貞之於久安必偏端之悉化也孰謂其情深也吾於既興之後而推夫興之所始則惟於詩得之而已篇什之為美為刺最足感人之寤寐而發其天良吾也咏歌有素自不禁天良之何以勃發也匪是曷易言興也由既立之後而推夫立之之由則惟於禮得之而已經曲之三百三千最足攝人之志行而固其操持吾也率由之久自不覺操持之何以日固也匪是曷易言立也就夫成之後而溯夫成之之原則惟於樂得之而已歙容之高下疾徐最足養人之情性而消其亢厲吾也游息之深自不知亢厲之何以日遠也匪是曷易言成也是則詩也禮也樂也當夫學之之日寔分各圖其效之心而興也立也成也迨夫得之之時自有相因而獲之致詩禮樂之學顧可

忽乎哉

子曰與於　楊景滙

溥博如天　不說　楊景滙　第二十六名

即所積所發而進推之愈知聖德之難量矣甚矣天淵未易擬也而至聖之溥博淵泉如之其所為出之當可者不觀之民而益見乎中庸謂吾言小德之川流而及夫至聖之由中達外者誠以德之所積固極其盛而德之所發咸當其可也然不極形其所為盛而實驗其所為可為識至德之流有如是之難量也乎吾是以就至聖之溥博而進思乎兩間之名理亦甚繁矣而至聖以一心備之初無一端之或歉浩浩乎何統攝靡外也吾欲形其所為靡外者究何以形之乎惟為之仰觀乎天而知萬象之昭蘇無不宥於

其內千古而下誰克似之也乃至聖亦如是其含弘焉是天不居其優而至聖亦不形其紬矣至聖其如天矣又就至聖之淵泉而進思之萬幾之待理亦甚紛矣而至聖以一心含之初無幾微之偶間湛湛乎何靜深靡竟也吾欲擬其所為靡竟者究何以擬之乎惟為之俯視夫淵而知萬派之流通莫不蘊於其中生民之衆誰克符之也乃至聖亦如是其淵淵焉是淵不形其深而至聖亦不形其淺矣至聖其如淵矣由是而隨時出之也為見為言為行原有不一之教而其本之心而達之外者何莫非至德之所著乎隨出而各當民之沭浴其下者戴至聖不啻其戴天焉不啻其望淵焉有何携貳之不潛消歟由是而時時出之也為見為言為行不無難齊之數而其即所存以為發者何莫非至德之所昭乎無出而不當民之景仰其休者慕至聖一如其慕天焉一如其慕淵焉有何疑畏之不悉化歟夫莫大於天莫深於淵而至聖悉同其量於以知川流之有本莫衆於民莫紛於民而至聖悉洽其情更以見川流之不窮試再觀夫聲名不愈知民之敬信說者固無遠而弗屆乎

溥博如天　　楊　淮

今夫麰麥　熟矣　楊樹滙　第二十六名

欲明降才之無殊爲槪舉物之同者焉夫麰麥一物之微耳觀其播同樹同而由生以及熟亦皆同焉尚得謂之殊焉可乎今夫芸然而並生於天者曷有窮乎夫惟同生於天則其生也同其成也亦同初不獨一物爲然也乃曠觀之一物而其始之樹植者無殊斯其既之告成者自如出一途焉物情亦大概可見矣吾因子弟之多賴多暴明其非降才之殊而世且偏執一殊之之說以與吾相勝吾曰無殊彼將曰有殊吾曰殊非原於降才彼且曰自降才而已殊同原一致之旨究何以大白於天下哉吾於此直言之而

世或不悟何若即物而曠觀之也抑統物而概論之而世或未辭又何若即一物而類觀之也曷不觀今之麰麥乎麰麥之種命於帝種之美焉者也然必至於熟而後可並美於黍稌麰麥之成育乎民物之美焉者也使苟為不熟則亦祇等之荑稗是麰麥之貴於熟不惟凶歲也而富歲亦然世之望熟於麰麥不惟凶歲之子弟也而富歲之子弟亦然然得無謂麰麥之播同其地樹同其時而或生或不生乎否則生矣而或熟或不熟乎間嘗履畝而稽見夫荷鋤而往者問果何為曰吾於此耰麰麥也是其為地同也又嘗歷覧荒郊見夫力而致於原者問果何事曰吾以樹麰麥也是其為時同也嗣是而驛驛其達厭厭其苗矣隴畔之間奄觀芃芃之盛且由是而實發實秀實穎實栗矣阡陌之上快覩離離之休行見浡然而生焉乃未幾而日至之時至矣而麰麥其皆熟矣為問此時之麰麥將地同時同而或不生乎抑地同時同而生亦同而或不熟乎吾知其有大不然者何也天之降麰麥無殊也而或有不同焉則非麰麥之為矣

今夫麰麥　楊滙

子曰興於　全章　禮記房南寧縣知縣錢周鏞閱薦　黄濬源　第二十七名

備舉興立成之由學於古而有獲焉甚矣由興而立而成皆學中之必致者也而必由於詩禮樂非學古而安能有獲也乎嘗謂吾人從事於學問之中而不深原其所以得力之處幾不知古人之益我者甚多也試思其始也何以志意得廣焉其繼也何以强力不反焉其終也何以知類通達焉而皆不外於學古而得之且有各得之益者亦有遞進之效然後知致此之有其要焉耳今之為學者孰不欲至於成哉然成非可驟至者也凡人始勤就將大抵委靡之意多而奮發之氣少乃忽焉而動其翻然勃然之念則所

謂興也抑知其所以翻然勃然者豈無所感而能然乎試沉連於四始六義之文往往褒譏美刺悉寓貞淫正變於其間於是讀忠臣孝子之言莫不感泣於君父或偶誦明良喜起之什莫不奮志於功名且見善而為之慕也見惡而為之創也其興也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是者必得之於詩夫既興則不止於興也凡人鼓奮既至每慮銳進之念勝而特立之操衰乃久之而得其確然不拔之槩則所謂立也抑思其所以卓然不拔者豈無所藉而能然乎自從事於經曲威儀之節而知三千三百皆聖王防淫節性之資於是習溫清之儀而庭幃之聚順愈篤辨尊卑之分而堂簾之分義不移且威儀自見其莊敬也酒醴自見其強力也其立也蓋有莫知為而為之者也若是者必得之於禮抑既立矣更有進於立者凡人操持甚篤恒恐拘守之力有餘而渾忘之化不足乃終焉而底於優游順適之竟則所謂成也抑知其所以優游順適者豈無所據而能然乎自涵泳於聲容律呂之中而知羽籥笙鏞皆聖王陶淑性情之具於是行其俯仰綴兆而優蹈得其和平親易也其鍾鼓羽旄而陰陽消其亢戾且耳目歸於聰明也風俗歸於移易也其成也蓋有莫知致而致者也若是者必得之於樂此遞進之致也即各得之益也今天下之學者不欲興立成則已如欲由

興而立以至於成也可不致力於詩禮樂乎哉

子曰興於　黃濬源

溥博如天　不說　黃濬源 第二十七名

極擬聖德之盛即時出者以徵其宜民焉夫如天如淵至聖之德
極其盛矣乃見與言行而民之敬信說有然其時出之各當為何
如哉中庸若謂吾言至聖之德其積中而發外者以至聖之足於
德也然使積於中者其體不極其至盛而發諸外者其用不適於
咸宜豈至聖之一足而無不足者猶有或歉者歟識即至聖之溥
博思之其溥博為何如乎聖德廣運已納天下於覆幬之中嘗仰
而觀夫天焉則見其一德未形者已為眾德之畢倫一物不見者
已為萬物之不遺丕冐無方溥博之盛至於天而極矣而至聖之

德如之則亦同極其盛也已再即至聖之淵泉思之其淵泉為何如哉聖德汪涵已統天下於宥密之內嘗術而察夫淵焉則見夫衆德之渾全者已非一德之可名萬物之靜存者而非一物之可測逢源不竭淵泉之盛至於淵而極矣而至聖之德如之則亦各極其盛也已雖然如天如淵此極擬其充積之盛也使非有時出者以彰於發見或發見而不能適當其可則於天淵之量猶未盡也而欲民之敬信說也豈可得哉至聖之時出則不然其時出而為見也端拱垂裳非欲民之敬也而民之觀瞻其際者欽聖德之中和凛天威於咫尺即一舉一動咸以為此中有聖天子之敬德

存焉其莫不敬也有然時出而為言也發號施令非欲民之信也而民之聽從其下者感王言之如綍服聖德之無欺即一語一令咸以為此中有聖天子之至誠在焉其莫不信也有然時出而為行也設施敷布非欲民之說也而民之服從其化者欣措施之允當樂渙汗之攸宜即一因一革咸以為此中有聖天子之至德寓焉其莫不說也有然至聖之發見當可如此非充積之極其盛而何以能然以是知聖德無疆積之厚者其流自遠至誠無息足於已者自足於人其德如此其敢名又當何如

濬博如天

黃濬源

今夫麰麥　熟矣　黃濬源　第二十七名

徵天降才之同觀之麰麥而可見矣蓋麰麥一物也自播種以至日至之時皆同焉天之降才何殊哉且大化絣均而萬物於以各正焉此天之所以生物者也試觀田野之一物而自始至終其所以育之長之以至於成之者無少異焉是可知天之不私其一物也天之降才豈有殊乎夫物類雖殊然以天視之則皆物也成形成性各稟夫大造之自然而天道無私原未嘗有區別於其際而人往往於陷溺之後遂謂皇降之不同是不知夫天且不知夫麰麥者也今夫麰麥僅一物也使降才有殊則麰麥亦殊耳乃何以由

于耜舉趾之時以至於築場納稼之日其間之自為滋培自為生長者固有一同而無不同者也此亦可以比擬而觀矣抑麰麥不過物中之一物耳使天之降才有殊則麰麥之才亦殊也乃何以自沾塗播種之初以迄於輿翼京坻之候其間之共為生息共為秀實者固有一同而罔弗同者也此亦可以推類而悟矣其為富歲之麰麥歟則斯倉斯箱歲時有豐亨之奏然豐則同豐亦惟聽其本然而非有所增也慶盈寧者曰此天之篤生此麰麥也而天亦不任功焉還以聽夫麰麥而已矣其為凶歲之麰麥歟則懸耜輿嗟南畝多荒歉之嘆然歉則同歉亦惟任其自然而非有所損也傷茂草者曰此天之傾覆此麰麥也而天亦不受過焉還以任其麰麥之自致而已矣知麰麥則知天矣凡受賦畀於天者皆可作麰麥觀也彼陷溺其心者其亦可以悟也夫

今夫麰麥

黃濬源

子曰興於　一章

詩三房思南府教授吳以仁閱薦　孫守之　第二十八名

倫言學之所得歎人知所自也夫興立成學之得於心也而必自乎詩禮樂人其知所學哉且夫人從事於學未嘗不期其有得也然學焉而有得者卒鮮豈古之無裨乎抑亦師心者之失也夫學中得力之故未學者不能踰善學者優游而自得之吾蓋身歷焉而知其有自矣夫學之所得維何始而興繼而立由是以幾於成則倫矣雖然未有無所自者淺嘗之士一涉焉而即止初不知學之獲益安在也此其人固不可與入道聰明之儒自用焉而罔據又不知古之益我大倫也此其人亦不可與窮神今夫先王之所

垂師儒之所傳群弟子之所習不有詩乎禮乎樂乎詩先博依禮
先雜服樂先操縵似甚庸近無奇而善學者勿之敢厭日異月新
吾第學詩焉學禮焉學樂焉以相循於勿輟已矣詩之失愚禮之
失繁樂之失奢似與空疎等誚而善學者不以自悔晝作宵養吾
第學詩而深焉學禮而深焉學樂而深焉以相引於無窮已矣未
幾而油然莫禦矣興矣好善惡惡發於中之不容已斯時幾相忘
性情之何以胥動也君子曰此詩教也勸戒之旨溫柔敦厚以出
之彼其涵詠於此者久而乃得油然之一日也興於詩也興豈無
自哉未幾而卓然不拔矣立矣閑邪存誠出於力之莫能易斯時
幾相忘志氣之何以日堅也君子曰此禮教也節文之數齋莊中
正以將之彼其佩服於此者深而乃得卓然之一日也立於禮也
立豈無自哉未幾而粹然無疵矣成矣存理遏欲極於詣之莫能
加斯時幾相忘道德之何以純全也君子曰此樂教也聲容之盛
廣大精微並寓焉彼其涵濡於此者至而乃得粹然之一日也成
於樂也成豈無自哉明乎其自則未得者不可以不勉也即得之
者尤不可以不養也吾願學者終身於詩禮樂焉而可矣

子曰興於　孫守之

溥博如天　不說　孫守之　第二十八名

極形至聖之德積之盛而發之當也夫如天如淵可謂盛矣乃敬
信說莫不皆然又何一之不當乎此其所以為至聖也令以德性
之不一也欲具之心而無所不足往往難之夫人有不足焉則存
發內外之閒即為廣狹從違之異致吾嘗俯仰高深驗諸輿情不
禁穆然於至聖矣至聖恢弘之量其彌綸無外者在未與物接之
先至聖作乎之德其時措咸宜者又即在與事相周之際吾即溥
博者擬之而知未可以意擬也無已其求諸天乎天以清穆之宰
普覆冒於無私生成於其下者孰克與之合撰焉至聖德脩於中

其恢廓之体直與維皇並其廣遠而不存讓善之迹天下有充周焉如此者乎何其盛也吾即淵泉者形之而知未可以易形也無已其徵諸淵乎淵以靜涵之体極深沉而不可測臨流於其際者誰克與之相符焉至聖德積於深其有本之懿直與泉源同其浩瀚而不形也擬之迹天下有汪洋焉如此者乎又何其盛也至聖如此此即端居恭默律度不彰而天下莫不欽其德範服其政教措數群然敬信說之不忘而况見之言之行之有彰明較著者哉故時而見焉在聖人祇自表其威儀而觀瞻之下德隅親之亦即神明凛之矣其有不欽承者誰欸且時出而為言在聖人祇自發為嘉謨而聞聲之餘德音佩之亦即中心悦之矣其有不允孚者誰欸抑時出而為行在聖人祇自著其敷施而歸極之日德行尊之亦即鼓舞深之矣其有不樂從者誰欸觀於敬信說之皆然維曰發見當可乎要非如天如淵不致此以一心而弘其德維高深莫能過焉而百姓之欽從視此矣以一時而著其猷維萬方莫能違焉而至德之廣被可知矣試進而極言之

溥博如天　　孫守之

今夫麰麥　熟矣　孫守之　第二十八名

驗同於物益知才之非殊矣甚矣麰麥之同也由播種而至於熟其同者皆然則才之同也於茲益信且吾嘗靜考生初其同焉有是才即同焉可為善者比比然也雖極具体之未一初無彼此之殊觀此豈獨賦質為然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吾試與之言麰麥今夫徧布於郊原者非麰麥也耶其間苗而秀秀而實者非麰麥之熟也耶而要之必自播種始麰麥生於天然天能生之而天不能植之則附麗於地者必不能無資於人力麰麥成於地然地能成之而地不能遂成之則降種於地者必不能或異其栽培甚矣

麰麥之同也在今之言麰麥者必謂播厥百穀彼此之地未必盡同也植之穫之麥樹藝之時未必皆同也不獨地也不獨時也迨其後與翼興歌綠野千疇先後之時又未必盡同也夫麰麥而果如是也哉今試履畝而望之間有播厥百穀而彼此之殊其地者乎曰無有也蓋播而耰之之地同也間有植之穫麥而樹藝之異其時者乎曰無有也蓋樹之之時又同也間有與翼興歌綠野千疇而先後之分其時者乎曰無有也蓋生而日至日至而熟其時更無不同也然則麰麥之非殊也不猶之天之降才之非殊也哉夫自耰而樹而熟其功不一而一家之與萬井要同此無曠其地無負其時之功抑地之與時時之與日為侯不侔而千耦之與一成總同此地無遺利日無虛至之侯何也以麰麥之本同也故觀於麰麥而才可知矣觀於麰麥之皆同而才之非殊更可知矣

今夫麰麥　孫守之

子曰興於一章

書一房貴陽府學 楊文徵 第二十九名
正施澤遠閱薦

若興立成之由學古而有獲矣夫詩禮樂古人興立成之心所由作也今人之興立成而不於詩禮樂其道無由夫子為原其得力之次第若謂嘗曠觀斯世而竊嘆古之成材之易而今之成材之難也盖古人置其身於聲文度數之中今人用其心於篇章制作之外無怪乎成材之難而吾學無告成之一日也如興也立也成也此學中必致之候而得力之先後淺深容可誣哉今夫人一室靜晤而忽動其感奮之心則難乃何以學之方始見聖賢則知慕覩不肖則知愧聞忠孝廉節則知趨如是則興而興也何從萬感

雜揉而獨守其特立之志則又難乃何以學之既久則耳目不患
其無加手足不患其無措威儀行誼不患其無據如是則立而立
也何途存養未深而遷底於和順之域則更難乃何以學之既終
進之而私累無所容進之而思勉無所事進之而廣大精微無所
囿如是則成而成也何端昔先王有興立成之心固知天下同有
興立成之心特患天下不能無藉而有興立成之心於是作爲歌
咏而美譏正變之必詳制爲品節而等威度數之必辨播之聲容
而音律綴兆之必周使天下之人羣焉服習於其中初亦不知何
者能令人興何者能令人立何者能令人成迨漸而進之久而自

得之而後嘆古人之裨我良深其功歷歷不爽耳好惡之誠具之
於心無以感之或失於靡矣及覩於詩而諷咏在篇什之中愧勵
在天良之內恍若千古之忠臣孝子立於吾前不啻自我行之自
我作之者爲則興也於詩中正之則原之於性無以防之則流於
蕩矣及習於禮而節文在度數之中操持在明旦之內恍若三代
之忠敬質文形於我側不啻自我法之自我制之者爲則立也於
禮和平之音發之於情無以淑之則失於戾矣及深於樂而舞蹈
在音節之中從容在性情之內恍若百王之性反功德會於吾心
不啻情與理契志與神化者爲則成也於樂蓋學之得力次第有

如此

子曰興於　　楊文徵

溥博如天　不說　　楊文徵　第二十九名

積之盛者發自遠可因民情以觀聖德焉夫溥博淵泉至聖之德極其盛也非如天如淵又烏足以感孚於民哉且夫至聖之功能至聖之心體為之也至聖以其心體著為功能吾人即以其功能想見其心體則昭然共見之中自有淵然莫測之徵以含蓄於中而後有以克臻其極足以感動天下而無難如至聖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也豈猶夫人之溥博淵泉哉世之馳騖者曰施濟必周也夸大者曰函包莫外也彼固自以為溥博者矣然茫茫九有而欲以微渺之躬涵蓋無遺也寧可必乎若至聖之溥博不見物有所

來而萬物咸周不必意有所往而無一不徧羣生在抱斯何異於穆之廣運也其殆如天然世之寂守者曰深藏若虛也務簡者曰肆應有原也彼固自以為淵泉矣然紜紜庶類而欲以在宥之衷酧酢不窮也寧可必乎若至聖之淵泉淡其欲以居心而可以給有欲之求養其性以立本而有以發至性之蘊張弛無竭斯何異浩瀚之莫測也其誠如淵然雖然吾聞之藏之厚者其發自廣天下幾見有如天而民猶不感者誰乎蓄之深者其流自遠天下幾見有如淵而民猶不孚者誰乎吾見其時出而見焉將之舉動時出而言焉播之誥令時出而行焉傳諸政教在至聖祗不過積厚而流抑見其莫不敬焉而民羣致其恪恭莫不信焉而民咸切其傾心莫不說焉而民羣深其佩服在斯民自如其所感以應所以至德中存原非馳情於高深而充積極盛自於俯仰而如遇其徽抑聖德昭宣亦非希心於庶類而發見當可自將於羣情而能作其孚向非如天如淵之德君臨乎上何以敬信說之心自致於下也哉進而思之正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正所謂小德之川流也

溥博如天　　楊文徵

第二十九名　楊文徵

今夫麰麥　熟矣

即麰麥之同而進徵之可因物而有悟矣蓋麰麥不過一物之微耳地與時同熟則無不同焉不可因物而有悟乎今以帝降之彝使盡人而克全也亦何俟曠觀諸物哉獨是天良大共而聖狂頓殊則與之深言性命而終迷何如淺觀物類而可會故即一物之微而其生成之無異誠有歷歷可稽者彼陷溺其心者竟不謂天之降才有殊哉使天之降才而果有殊也則必厚於賢而獨薄於愚也則必有私於富歲之子弟而獨吝於凶歲之子弟也人將曰天分不侔亦終屬無可如何之數吾意曠觀宇宙博覽萬彙究無

有可以相為指示者矣而孰知其不然則曷觀之麰麥麰麥之生本於天然不能以嘉種未播忽報以發行蕃滋之盛則欲其與翼可歆者必其樹藝之無荒也試可即麰麥而還憶其率作之初麰麥之成資乎地然不能以原隰異宜遂可獲告成一致之休茲何以土膏之無異者復氣候之相齊也更可即麰麥而概觀其成功之候則試與主伯亞旅遠眺原野近瞻禹甸見夫取之家而散之野播種而耰也土壤相若而耕耘無殊地同而樹同也菁葱在望而華美可觀者浡然而生也未幾而時日既屆其實皆實矣日至之時有不皆熟矣乎夫天下亦惟是不同者之不可以强言同耳極彼此之殊觀故有難為一致之論然天下正惟是既同者之不可以謂其不同耳縱先後之有別實以徵其大同之休噫麰麥有然又豈獨麰麥為然乎

今夫麰麥　楊文徵

子曰興於　一章

易三房貴州黃平州學正杜學林閣薦　李從綱　第三十名

心學之有所資也聖人歷指其所得焉盖人之心莫不各有一興立成也抑知學之歷乎此者非詩禮樂不為功且夫古人之書古人治心之學也顧古人先我而有其心而以其所得者著為書我讀古人之書而不克心與古遇即遇矣而輒謂古人自得其為古人我自得其為我遂欵駕古人而自命此其人必於學未深非真能得力者而後可今試為學者切指之而知吾學之有獲皆於古有取資也圖書未出天地亦以性情之自效者隱寓於兩間迨書契既著聖人即以神明之各具者悉通於制作特未嘗明言之曰

孰者為感發之書孰者為守固之書又孰者為純修之書也使當日明言之而人先執詩以為興先執禮以為立先執樂以求成則其為興立成也必淺然則興也立也成也豈必有所藉而見哉雖然吾學中得力之數往往學者不自知也天懷之內皆稽於古而有馴致之序故好惡深而振奮者必進於堅定志力貞而自植者必要於神化則自始而中而終其所以致此者學者曾喻之乎載籍之中皆切於人而有相資之益故勸懲著而勃然其莫已莊敬強而卓然其不拔聲容和而粹然其至善則初得之而為興繼得之而為立終得之而為成而所以臻此者學者諒忘之耳蓋學問至有得之後隨在皆與聖賢有相遇之端不獨興也不獨立也不獨成也而總其全功而計之則歷境雖多要非無本之學術抑吾人雖有足信之功無一不與往訓有一心之合不自興也不自立也不自成也而即其實效而攷之則淺深各見當自識其功力所由幾吾得為天下歷歷正告之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興於

李從綱

溥博如天不說

李從綱 第三十名

德盛者化隆天下仰至聖之時出矣夫溥博淵泉而擬之以天淵德之所積蔑加矣見之言之行之而有不敬信說者乎天下所以頌有臨之聖人中庸若謂至聖之予天下以共見必先有深於不見者以為之原而天下莫得而窺其量者亦遂奉之為不易之準苟非德之積於中者厚則發之有及量不及量之施而歆吾民之徯應也無由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此特言其所積也而未喻其盛也則還即溥博言之而溥博何如也含弘并包群生其在宥矣試思怙冒之無方非覆物之靡遺者乎直以為如天還即淵泉言

之而淵泉何如也湛深静穆至德其難名矣試思蓄之甚裕者非藏之不竭者乎直以為如淵如是則積於内者不極盛乎然或發之驟而失之過出之緩而近於迂雖日挟吾仁以臨天下幾何不以姑息累慈祥日挟吾義以臨天下幾何不以剛斷乖機務且日挟吾禮吾知以臨天下而或以拘牽傷正大或以綜核損精明此日之民鮮有不我玩我疑而我怨者矣乃吾低徊至聖而知其不然也故時而與天下相親則歌其愷悌者復欽其裁制凛其律度者復頌其聡明則發之無未當者如天之所以難罄即時而與天下相違則明已戴其高深而不必容執之日接民已景其和厚而不必敬别之日加則措之無不宜者如淵之所以莫測充積美而化自神敷施弘而德益遠何能不思至聖耶何能不思至聖之見之言之行之而民莫不敬信説耶

溥博如天

李從綱

今夫麰麥　熟矣

第三十名 李從綱

物之始終皆同也已信降才之非殊矣甚矣物之同不止麰麥也自播種至熟其皆同也已然尚何疑降才之殊乎嘗謂天生一人而予以一才天實有厚望於人之功顧人之自待有厚薄遂謂天定勝人而於上天生我之意未問焉豈將以人而等之物乎抑知天壤間至微之物宜天心之不屬矣及觀其人功之盡地利之均天候之屆而固有弗合當亦無有弗合者矣乎弟之攸分豈降才之殊哉使降才或殊則必人之成敗物之重輕即賦畀之初而已受其制性之全於人與不必全於人氣之鼓乎物與不必鼓乎物

即降衷之始而已立其程而後可若然則子弟之賢愚有定也安論歲之豐歉而兇物之無足貴者哉乃觀於今而竊有慨於麰麥也夫麰麥雖亦載天之理以成性稟天之氣以成形然自有麰麥以來而人之遇之者有愛有弗愛焉是人之於麰麥已難必其同矣且也當播種之日南北異向風土異宜其地未必同滋培之先後栽植之參差樹之時又未必同雖萬物之生以秋為時然氣之得也常蚤氣之失也常晚日至之時又未必其皆熟茲則問其耰而地同問其樹而時同問其生而皆熟同固大彰明較著者也如斯而天下之類乎是與不類乎是者不皆可作麰麥觀哉吁子弟之有藉而成與無所藉而不成非天之遇也乃人往往於成不成之日謂子弟之天有異而歸其咎於天即子弟之陷溺亦自忘其故而於天有責望焉且曰天之於我獨薄也是皆有降才爾殊之見存也曷觀麰麥

今夫麰麥　李從綱

子曰興於　一章

書二房鎮遠府教授王嗣衍閱薦　仇文龍　第三十一名

心學有全功於詩禮樂而收其益焉夫由興而立而成學之功全矣而必於詩禮樂得之學可不務心得哉且為學而無以自得於心雖求盡天下之理於無窮亦終未見其有據也夫學莫患乎無據而尤貴乎各得誠使善學者因吾心所自致而適協其宜焉則吾學亦庶乎有由已何則斯世躁妄矜情之士其始非不留心載籍博覽名物後將一徃而易盡非初終之頓異抑亦所學之無序也天下聰明自逞之儒亦嘗鼓其潛修勵其志氣卒致一無所成就非久暫之或殊抑亦所學之多岐也如是則興也立也成也何

一非學者所有事哉試思學問有何淺深祇視吾心之能奮有時志士振動之懷反不如匹夫愧悔之切者興與不興異也憤悱交廹吾學中誠有此興之一境矣至理有何艱深祇視吾心之能守有時學士慎持之操反不如庸愚强固之堅者立與不立故也達變通權吾學中實有此立之一候矣功能有何險阻祇視乎吾心之能永有時修士觀成之日究勝於庸流奏效之年者成與不成異也慎終如始吾學中原有此成之一途矣然而興非泛焉無所貧也奮迅雖足以治心然或氣過銳而流於縱志過盛而入於荒則性情之偏未始非歌咏之或忘也而何可不於詩也抑立非矯焉中止也持守亦足以立己然或執於一而失之偏泥於迹而流為固則强制之獘未始非節文之不講也而何可不於禮也且成非漫焉而鮮所終也觀成亦足以善後然或中阻焉而入於乖或鈌畧焉而流於戾則鮮終之患未始非音律之不嫻也而何可不於樂也然興何以獨得之詩乎徵文大義每多不盡之藏碩先王因性情而發為歌咏後人因歌咏而悟其性情則由關雎以及敂武無一非起發人心之具也其必興於詩立何以獨得之禮乎制節謹度恒昭中正之則碩先王因情文而著為秩序後人因秩序而彰其情文則由三百以及三千無一非範圍人心之矩也其必

立於禮且成何以獨得之樂乎按律諧聲每多和平之化碩先王因人心而宣為雅奏後人即雅奏以陶淑人心則自五聲以及十二律隨在皆化導天下之矩也其必成於樂總之興立成各有不容紊之序而詩禮樂亦有不易得之實心學自此而全惟在善學者加之意而可哉

子曰興於　仇文龍

溥博如天　不說　仇文龍　第三十一名

極形至聖之德隨所發而皆當也蓋如天如淵德至此無以加矣即徵之敬信說而民莫不然焉不幾任所發而各當乎嘗觀至聖以聰明睿智之德出而君臨天下匪但內蘊之充周也蓋實有窮之莫盡其量測之莫盡其體之藏焉苟不深窺其體量而以淺隘之見測之則凡德徵所至而能使一世之民悉蒸蒸焉出於情之不能已動以意之不得不然者抑又何也如至聖亦既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當斯時也德量足以遠方偶無以間一心之廣大至冐足以覆萬物適以昭一人之含弘生其時者亦惟愛之慕之頌

至聖之德於不已耳又安有馳域外之觀思淵涵之度而曰至聖碩如是其難盡矣乎還即至聖之溥博思之其殆如天然素無深沉之積而遂馳心浩大以期彌綸則其為德也亦隘而未周至聖廣遠莫外極其量至於含蓋萬有而無一物之或遺則一如天之無不覆而已矣抑即至聖之淵泉思之其又如淵然素無靜深之養而遽思深藏莫測以期有本則其為德也亦淺而未深至聖寧靜有素推其體至於寬深不測而無一私之或滯殆一如淵之無不靜而已矣如天如淵至聖豈以發之未當者致使敬信說尚有靳於民乎吾以知至聖有先萬民而作孚者焉聖天子之舉動每為下民所觀瞻碩今日者凡一張弛一言論以至發諸推行之原無非德意行乎其間覺斯民之感孚者猶後而深宮之作則者先也斯誠意之甚切者矣抑以知斯民有戴聖德而不知者焉小民奉上之隐即天子亦難以相強碩今日者或羣深其祗承或共相為愛戴以至歡欣鼓舞無徃非盛德以為蒸被覺感以迹者尚淺而感以心者倍深也斯誠心之篤摯者矣見與言行如此而民莫不敬莫不信莫不說如彼非如天如淵之德何以致此也遐哉聖德真不可及矣

溥博如天

仇文龍

今夫麰麥　熟矣

仇文龍　第三十一名

於麰麥而歷觀其同可知降才之無殊矣甚矣麰麥亦天所降也由播種以至於熟寧有弗同者降才之無殊夫何有異哉今夫降才之初天以甚美者予人而其餘亦及於庶物羣謂此造物之生成則然耳抑知自誕降伊始以來早已同具此生生之理此中由初以迄於總由總以及於成雖異地而各為用實一理而相為同已如天之降才亦既無殊矣乃或者曰羣彙雖並蒙恩已有難齊之勢萬物共處覆載不無或異之實如是則降才之無殊獨不能於物致之乎雖然物亦有同焉者間嘗曠觀天地之內俯察物類

之繁於萬有不齊之中而獨有意於麰麥也今夫麰麥生於天而成於地當嘉種未播之時農夫翹首而祝曰東作方興吾其勿廢農工歟於是勤手足勞胼胝羣識地利之當興也則地同也乃未幾而樹植有候矣或勤耕作或勤力田雖霑體塗足勿恤也以其同此樹之時也夫既同其地又同其時則向之同為播種者今已翻然而變也向之同為樹植者今已生生不窮也農夫望麰麥而共慶曰庶其皆熟矣乎而初何有或異者乎然而麰麥之同一在乎共秉天良也物之出於總起者將一時而同之閱一時而又異矣麰麥豈總起所出乎彼不先於此此不後於彼合初終而一致夫非天良之獨美者哉一在同具恒性也物之出於後起者初焉而同之歷一時而更異矣麰麥非恒性所生乎既同其並育又同其告成統前後而一致夫非恒性之獨著者哉夫觀麰麥之同可以驗人性之同矣彼陷溺其心者可不觀麰麥而知悟哉

今夫麰麥　　佚文龍

子曰興於　一章

書二房鎮遠府教授王嗣衍閱薦　劉　清　第三十二名

學以有所資而成取之古者無盡矣蓋學至於有成亦幾忘其所以興之立之成之也然而詩禮樂至今傳矣則言興立成者厥有由哉且士生今日勿謂今人之道可以治今人而有餘也今人即能自治而必假古人之道以治之是故溫柔敦厚有教之者焉恭儉莊敬有教之者焉廣博易良有教之者焉以古人之道治今人亦猶以今人之道治今人焉耳夫人天性激昂莫不思興然而易感者或至於易忘耳忠孝節烈之行豈至今日而始有我之前應有先我而興者興之不已又從而感慨流連以曲傳其不能自將

之志則詩之所以為教也詩之道美刺並陳而一經其體會則以我之節性防淫者質之古人亦未必其有異情於是見善思遷其勃然矣見不善思改其勃然矣夫好善惡惡古今群有其心而此日之激揚遂若於詩遇之則非執詩以求興也而所以興者不外此抑人德性堅定莫不思立然而易制者或至於易遷耳大中至正之矩豈至今日而始得我之前應有先我而立者立之不已又從而緣情定分以曲垂為不容或紊之經則禮之所以為教也禮之道經曲並傳而一納於範圍則以我之檢身循分者質之古人亦未必其有異用於是力日以堅其確然矣識日以定其確然矣夫三千三百古今群習其儀而此日之持循遂若於禮得之則非執禮以求立也而所以立者不外此抑人學優養裕莫不思成然而易化者或至於易滯耳悠游泮渙之情豈至今日而始具我之前應有先我而成者成之不已又從而審音定律以大備其聲音綴兆之遺則樂之所以為教也樂之道性情畢協苟一納於中和則以我之從容涵泳者質之古人亦未必其有異道於是義日以精其油然矣仁日以熟其油然矣夫直簡溫文人心久而思化而此日之陶成遂若於樂遇之則非執樂以求成也而所以成者不外此與立成有然則是古人之道果可以治今人而有餘也是在

學者而已矣

子曰興於　劉清

溥博如天　不說　劉清　第三十二名

至聖不可以形求於時出者觀之而已夫溥博淵泉至天淵極矣
而至聖之德若與為一焉觀其見與言行之得民如此非時出者
能哉且至聖在上而其時之民皆囿於覆載之中而不知盖至聖
本不可名而欲有以名之則極之於俯仰之際而如見至聖焉騐
之於從欲之衆而如見至聖焉積於中者既裕斯見於外者自神
其道然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至聖固可自我而窮哉常試遊格
被之下而觀其溥博矣夫世之稱溥博者惟怙冒群生者有以運
行於無外溥博至天止耳至聖位乎其中獨能以一己之德相為

始終蓋至聖出而其所為溥博者即天亦不得獨擅其廣大也天
體物而不遺至聖御物而無間或有同焉者乎常試親含弘之量
而如見其淵泉矣夫世之稱淵泉者惟淵涵有本者有以極於不
窮淵泉至淵極耳以至聖處乎其際獨能以一己之德並其不測
蓋至聖出而其所為淵泉者即淵亦不得獨形其靜深也淵含物
而不移至聖容物而無隘殆有合焉者乎審如是則如天者日戴
乎高而莫知其所為溥博者也如淵者日囿於深而莫識所為淵
泉者也則庶幾於時出者驗之意其時出而為見耶政教所敷至
聖之精深寓焉民不知至聖之精深而有不知其政教者乎時出

而為言耶文誥所宣至聖之德意加焉民且服至聖之德意而有
不欽其文誥者乎時出而為行耶創建所及至聖之光華被焉民
且近至聖之光華而有不嘉其創建者乎故以為莫不敬者自見
生也莫不信者自言生也莫不說者自行生也揔之德之盛者至
聖也化之神者即至聖也充積既極其至而發越又協其宜吾將
極敬之信之說之之故以觀至聖矣何也有臨者至聖之所自裕
也故時出有如此者

溥博如天　劉清

今夫麰麥　熟矣　劉清　第三十二名

物期於熟可於同者觀之矣盖麰麥而至於熟物之性宜然也故觀麰麥者必觀其同凡以非同不可以言物也今夫天既生人因而生物豈遂因物之故而各其所以生之者哉然物之為物受命於天而亦不盡受命於天盖生物者天之權而使物之能遂如其所生者即天又已謝其權也慨自詩咏來牟而麰麥之名以傳盖不聞盡地力者不思報田祖之貺持錢鎛者不思酬率育之劳則以熟為期也必矣以熟為期故自播種始夫原其播種之日以為不必任地耶天主施而地主受考之禹貢高原下隰有其域黑白

墳壚有其壤而揆之育物之功有所厚而厚焉有所薄而薄焉已非地矣而此日之麰麥則地同以為不必任人耶天主逸而人主劳考之豳詩于耜舉趾亦有日也匏壺菽苴亦有植也而揆之樹藝之理有所先而急焉有所後而緩焉尤非所以樹之矣而此日之麰麥則樹之時又同審若是則生矣且浡然而生矣物之性主生能生之者即能成之故當其日至則婦子之依或亦於斯是慶也吾知其必計日而待曰庶幾其熟耶物之理主成能成之者即不得不思有以生之故當其日至則八口之家或亦於斯是賴也吾知其必引領而望曰庶幾其皆熟耶蓋日至而熟則將歸功於

地乎地本有可熟之道而況麰麥之生已不同黍稷粢盛尚待祈年秉耒之事日至而皆熟則將歸功於時乎時本有能熟之機而況麰麥之生且不同秬秠穈芑必待服穡力田之瘁無如所以熟之者不在地也並不在時也至是則同而不同者或亦麰麥之不能自為者乎

今夫麰麥

劉清

子曰興於　一章

詩三房思南府教授吳以仁閱薦　許泰來　第三十三名

學古之益以而知其不誣也夫興立成學之始終盡是矣而皆於詩禮樂得之學古之益顧不大哉夫子為善學者勉也若謂人心之益不可以虛取也先王之道不可以淺嘗也惟善學者義類各極其精深功效悉有其次第此中相因之致固可于有得後而一一驗之矣今夫人之心本有善而無惡使見善而不知好見惡而不知惡則感奮無地終無以為入學之基學固未有不始于興者然知其興矣而抑知興于何自乎有詩在焉而正非執詩以求興也始而誦讀之繼而歌咏之久之而神明之感發遂不覺油然其

自生是于詩而有以得興者亦惟興而后有以收詩之益也興於詩抑人之心本好善而惡惡也使有善而不能進有惡而不能去則持守無據何以為固學之本學未有不総以立者然人知其立矣而抑知其立于何自乎有禮在焉而正非執禮以求立也始而服習之総而持循之久之而天懷之淡定遂有以確然而不拔是於禮而有以得立者亦惟立而后有以收禮之益也立於禮抑人之心本無善之可遷無惡之可去也使好善而猶有其名惡惡而猶存其迹則是猶安于小就終難以造渾全之脩學固未有不要以成者然人知其成矣而知其成于何自乎有樂在焉而究非執樂以求成也始習其器数総究其精微久之而和平之陶淑自有以涵養其身心是于樂而得其成者正惟成而后有以收樂之益也成于樂要之興立成有淺深而詩禮樂無先後幼而習焉其功頭也漸而深焉其效有難強也分而致之各依其類也合而要之揔歸于全也是在善學者矣

子曰興於　許泰來

溥博如天　不說　許泰來　第三十三名

德盛者化自神兩擬之而可見矣甚矣至聖之德非天淵不足以擬之也而時出之用其敬信說于民也固宜從來斯世之從違卽足以徵内存之淺深漸未有充積未厚而能致群情之丕應者也所以至聖在上德極其精深而用昭于各當豈可淺測于其間也耶如至聖旣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廣大之體已含衆有而靡遺吾欲形之而殊難爲形容矣意者其天乎今夫天丕冒無方固統群生而咸被其曲成是惟天乃有是溥博耳若以至聖而同乎天不幾擬人不于其倫乎而不知全乎至足之德則丕冒者在形氣

不異其在精微也何弗如之精深之德已統備衆理而無不足吾欲擬之而我難為擬議矣意者其淵乎令夫淵川流不息古今莫能窮其中之所蘊意惟淵乃有是淵泉耳而以至聖同乎淵不我擬德不于其類乎不知克全其至足之能則靜深之在氣化不異其在神明矣何弗如之如天如淵則其德之充積于內者不已極其甚盛也哉故即一物未交一事未著而已備夫德盛化神之理況夫既著之身復彰之世自有積厚流光之休故時而見也大君無在不與天下相見特先時以出之則有以大拂乎民志而息心起之矣若至聖則盛德之所丕著無不有以悉協其心而民猶息忽將之者誰歟由是見而出為言焉小民之身家亦足煩大君之誠誥特后時而出之則不能深入乎民隱而偽妄斯起之矣若至聖則盛德之丕照自無不有以達當乎民隱而民猶有欺偽相尚者誰歟至若見之出而為行者固不在創建乎非常而在悉當其衆志夫天下惟舉動乖乎時宜斯起天下以煩苦之具耳若至聖之推行而無不當也有不欣歡恐后者歟而要非如天如淵之德不至此此至聖所以臨天下而有餘也

溥博如天　　許泰來

今夫麰麥　熟矣　　許泰來　第三十三名

即皆同者以觀物可以悟降才之無殊矣夫麰麥亦物之微耳乃
地同時同而熟即無不同焉又何疑于降才之有殊哉間嘗曠覽
於無窮而知天下無一而非上天之所降鑒者也故即一物之微
而原始之與要終固歷有其不爽者而特有其候焉不可強也天
之降才何以無殊哉天以仁愛為心固欲有以使之復其性即無
不欲有以使之遂其生抑天又以生物為念不能使之有以強同
者亦豈能強使之獨異不觀之麰麥乎今夫麰麥非若有知之物
可以自擅其權也而必待成于播種之侶又非若靈秀之資可涵

養而至而必借資于永奠之能且也寒暑相侵不能保其堅秀之質則樹之必有其時焉凡此者皆為麰麥之生計也然是麰麥也豈易得此生之一日哉夫未能生之則前此之耰之而樹之者尤在可危之中既至于生則後此之實好而實堅者已漸有從容之樂矣故為之計日以觀至于其時則皆熟矣謂是麰麥之得于性者優歟何以未至于日而不能熟者既至于時而自不得不熟也此其故在麰麥亦不能自主而惟以莫不皆然者荅降鑒之不爽而已矣謂是麰麥之成于習者然乎而何以既至其時而不得不熟者亦猶未至于時而自不能為熟也此其中即麰麥能自主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亦惟以應時而動者彰造化之無私而已矣觀于麰麥之皆熟則降才之不殊也可知矣

今夫麰麥　許泰來

子曰興於　一章

易二房定邊縣知縣崔晴閬薦
李之公　第三十四名

因心學而歷指其所得知稽古之益也夫興立成皆心所自具而於詩禮樂得之稽古之益不綦大乎此夫子示人以治心之全學也若曰嘗觀三代而上典籍不甚備而士君子皆得自淑其性以各成其材後之人處典籍詳明之日不思效法芳型甘自外於先王之教固已陋也甚至自讀其書莫克出一己之性以與古人之性相感通而輒謂大雅可風不難自命為三代以上之材斯其無具不又甚乎何則秉彝之德原不泯於人心苟靜返諸神明而適如其所素具將顯之足以達情微之足以盡性而明備者悉為我

用矣人性之善本無分於今古苟晤對往哲而適獲其所素期將粗之可以勵行精之於以窮神凡爍陳者皆為我助矣是故學之始也莫要於興學者當一室寂處非不悠然而有懷然不移時而輒止者此無他以不知興故也善學者積寢食憂憤之思與為服習一翔步之間而忽有無端之歌泣意古之人遇物流連已曲寫其興之之機而興之所觸發若自有一詩焉謂是詩之能興人歟抑人之自為興歟吾知其興於詩學之中也莫要於立學者當祈嚮攸端非不欲卓然以自持然不移時而輒易者此無他以不知立故也善學者本中懷嚴翼之誠與為率循一錯履之際皆有範圍之莫過意古之人品節較著而節文度数早繩人以立之之勢而立之所自致若自具一禮焉謂是禮之能立人歟抑人之自為立歟吾知其立於禮學之終也莫要於成學者當踐履日篤非不欲陶然而自適然未幾而勉強從之者此無他以不知成故也善學者從容於仁義道德之休而與為游泳追涵養之至已不覺神志之交融意古之人中和建極而疾徐舞蹈自克裕夫成之之修而成之所備美又若自有一樂焉謂是樂之能成人歟抑人之自為成歟吾知其成於樂乃知進脩無躐等之虞審所從事而次第以相及將初焉而與為慕之繼焉而與為守之追積之久而更相

與化之庶名理由斯其日集矣吾道無空踈之患廣諸義類以嚴其克復将得一經而志以奮更得一經而行以端復得一經而道以純庶天良由是其日敦矣學而知此将先王詩禮樂之教可以永存而大雅之材如或見之安在不可比隆於三代之英也歟

子曰興於　李之公

溥博如天　不説　李之公　第三十四名

擬聖德於天淵徵諸民而益見其盛焉蓋溥博淵泉至聖之德已莫可量矣極諸天淵而其徵諸民也尚何往之弗宜哉今以至聖而首出於上則藏之為盛德而顯之為大業者誠非擬議之所得竟矣令其中藏無本将存之也易窮而其發之也亦易匱而欲經緯兆姓動罔不臧也勢固有所不能溥博淵泉至聖之德果何如哉德必視乎其所積積之不厚而德未廣者人得而易窺之矣是故德祇此德也狹者遇廣者而遜焉廣者望至廣者而尤遜焉至聖之德固廣之無從窺其廣也而幬克如之德必視乎其所蓄蓄

之弗裕而德未深者人斯得而易量之矣是故德祗此德也淺者遇深者而絀焉深者遇至深者而尤絀焉至聖之德固深之無可測其深也而孰克如之間嘗仰觀於天而見夫蒼蒼者恬冐之莫外也俯察於淵而見夫浩浩者含弘之靡涯也則言溥博淵泉者至天淵而莫與京矣而至聖之德適如之將出其聰明睿智之姿以為照臨而照臨罔不周也出其仁義禮智之德以為時措而時措罔不宜也不必徵諸民而已裕其理者即徵諸民而更有其效一代之人心關乎主術至聖德極於如天則其撡術者已為有本矣故時乎見而見宜於民也時乎言而言宜於民也時乎行而行宜於民也不必侈言感應而鼓舞於下者自適如其德以相感則惟其性足以通之耳一人之德意彰諸民情至聖德極於如淵則其用情者為甚正矣故見以時發而民自無敢慢也言以時發而民自無敢欺也行以時發而民自無敢拂也無事矜語誠孚而默格於中者自適如其德以相孚則惟其天足以動之耳乃知盛德者勳猷所自出也齋居見性之餘蚤先嘉師而議道而容執敬別之渾於無名者不啻大德之敦化也治化者懿德之所由著也建極綏猷之日咸準輿志於悉協而容執敬別之推於各當者不啻小德之川流也至是而不僅以如天求之矣

溥博如天　李之公

今夫麰麥　熟矣　李之公　第三十四名

物之種也無不同可取之以明降才之非殊焉夫使降才而有殊也可無俟言於物矣觀於麰麥而其同焉者不可槩見乎且天下惟是賦質之原於生初者未可岐而視之也而人或因其繼之異而輒疑其始之同鮮不以無可岐視者反岐而視之矣試為曠觀於物而質之無不同者亦有然者也則有質者亦可以憬然悟矣降才非殊此自人之種而論之也然種於人而五行華其秀三才居其貴已無此豐彼歉之異意者一物如是而凡物莫不若是耶而或者疑之謂是種也富歲之子弟為一種而凶歲之子弟烏乎

同凶歲之子弟為一種而富歲之子弟烏乎同由是而未陷未溺之種與已陷已溺之種皆若置之弗問矣此而復與之論人心人心將何以自解夫不有所謂麰麥乎獨不觀於今之麰麥乎麰麥之生原於天原於天者無不可培其天之所已然麰麥之生本於性本於性者無不可禄其性之所自有非曰此一種而彼又一種也非曰昔一種而今又一種也令其種而以彼此分也勢必問其耰而耰或異問其地而地或異問其樹而樹别為一時問其生而生别為一時使其種而以今昔殊也勢必耰者各自成其耰而耰難強同樹者各自成其樹而樹難強同生者各自為生而生不無異時熟者各自為熟而熟不無異時而不然也間嘗考之先王九土以辨見夫天下者稲而高者黍爰覆以土而相厥地而物以樹以生至於祝融司令而火德轉旺僉曰此日至矣其無不熟焉者正其無不同焉者乎嗟夫生質維良曾何分於降衷之體則任歲之為富為凶祇聽夫運數之自致而物可以無心賦稟維均究何别於生成之後則任人之或賴或暴祇安乎物情之有常而天並未嘗有意曠觀天下其種同而生並無不同者槩可作麰麥觀也而獨不思所以自樹以耰而熟之何陷溺者之惑也

今夫彜麥　李之公

子曰興於　一章

易二房定邊縣知縣崔靖闕薦　江自岷第三十五名

學有所由得備著之而知其甚切矣夫興立成皆學中自有之境也而必於詩禮樂得之然則詩禮樂其可以不學哉今夫學之境至無窮也歷其中而有以自得亦甚非淺嘗之數矣故其始也必有所由始其繼也必有所由繼其終也必有所由終在學者矜非擬此而為之而得效恒可遞數焉此中相因之故夫豈易致乎吾試為學者言之當夫學之始而吾之心奮然莫遏者非興也歟好惡為斯人固有之良故善惡猝投而天懷之感發無待而生是興原性所自有也特自有之而非與古之言性者寤寐深之則無以

啓其識而任情之弊與委靡之弊或往往而然矣古之人所以移人於風雅之中也有詩而美者忠孝可以格鬼神惡者譏刺可以昭懲戒讀四始六義之詞而觸境生情常不禁其歌泣之致夫亦其揚扢者精也雖未與之日未嘗止學詩以致其功即既與之時又未嘗止學詩以畢其效而一想夫激昂慷慨之深情必有與我爲感通者詩其感通之最速也則興於詩及夫學之總而吾之心確乎不拔者非立也歟剛健爲斯人共全之理故可否互乘而在我之操脩秩然而定是立原性所自具也將自具之而非與古之制性者被服將之則無以振其才而膠固之失與中衰之失或往往而有矣古之人所以納人於軌物之內也有禮而大者朝廟以正其率循小者出入亦貞其矩矱謹三千三百之儀而因事定則常不渝其中正之體夫亦其防制者密也雖未立之日未嘗止因立以求其禮即既立之時又未嘗膠於禮以期其立而一想夫無過不及之修爲必有與我爲挾持者禮其挾持之甚固也則立於禮迨夫學之終而吾之心粹然至善者非成也歟和順爲斯人共具之懿故太和沖合而在我之休嘉自然而致是成亦吾性所自全也特自全之而非與古之淑性者神明通之則無以純其德而聰明之見與才力之見或往往未化矣古之人所以養人於琴瑟

之餘也有樂而徵者以功德理其性情顯者以聲容調其志氣奉廣博易良之教而義精仁熟自克泯其乖戾之端夫亦其涵養者裕也雖未成之日不僅學樂以期其成即既成之時亦非求成以期於樂而一想夫窮神達化之功能必有與我為粹精者樂其粹精之極致也則成於樂與立成之境如此然則詩禮樂其可以不學哉

子曰興於　江自岷

溥博如天　不說　江自岷　第三十五名

至聖之德極其盛可進徵其時出者焉夫溥博至天淵泉至淵止矣而至聖如之此見與言行所由時出之而皆當也哉嘗觀積之不富者則其及亦有限源之不深者則其流亦不遠此自然之理也若夫存於內者既有以周乎無外而達乎無窮則發於外者自有以徵其性情而作其鼓舞猗歟盛哉非甚盛德孰克致此也吾有以知至聖之溥博矣凡言德之大者靜而思之不能窮其所必至迫擬議焉而廓乎無際之觀恍在聖性包涵之內矣然而包涵則何量乎今夫天高高而在上者於其下始無所不遍也於其外

殆無所不充也而至聖與之合撰而同揆則溥博如天吾有以知至聖之淵泉矣凡言德之深者寂而觀之不能識其所自存迨推求焉而渺乎莫測之形恍在聖心寧謐之中矣然而寧謐則何以乎今夫淵靜深而有本者悠悠焉不知其底極也浩浩焉不知其涯際也而至聖與之同符而一德則淵泉如淵由是本天淵之所積時而為見而民之敬吾見者莫不然也當深宮穆處之初久矣仰至聖之光華於復旦今而作覩之休端於宸極矣民有不欽承無怠者乎夫端拱之日何嘗期天下之衆戴若神明而一觀夫建中表正之模則垂裳者所以有畏神之百姓也大哉王度而萬年金玉之思未有或斁者矣本天淵之所積時而為言而民之信吾言者莫不然也當誥誓未作之際久矣等至聖之黼黻於文章今而文命之施訖於海甸矣民有不作乎囿越者乎夫敷猷之時亦期與天下之人通其志氣而一觀夫風行誕告之旨則同文者所以有是訓之羣黎也一哉王言而百代綸綍之歌未有或息者矣本天淵之所積時而為行而民之說吾行者莫不然也當獻為未布之先久矣服至聖之經綸於欽寂今而政治之敷光於朝廟矣民有不中心是慕者乎夫舉動之餘亦寧與天下之大驗其率俾而一觀夫惇庸典禮之懿則立極者所以有偏德之休風也至哉

王行而奕世綱紀之端未有或渝者矣則甚矣至聖之天淵為無盡矣而聲名於是乎盛矣

溥博如天　江自岷

江自岷　第三十五名

今夫麰麥　熟矣

即一物以驗降才之意而無殊者可累徵而得矣甚矣麰麥亦一物耳而天之生之固不以地與時之同者而或殊其熟也不知天曷觀物乎今夫天之生萬民無異其生萬物則天之生一物亦無異其生萬民故即一至微之物以觀其保合之功而其間得土之宜得氣之正非有分也則亦不能遏也而與與之歌夫亦良堪共詠矣試與天下言麰麥可乎今夫麰麥鍾坤輿之靈秀而乘天之氣以生是饜飫之所資也是飽德之所由也故熟則歲以之富而子弟之多賴在乎此不熟則歲以之凶而子弟之多暴亦在乎此

此麰麥之在天下所由見重於百穀之內而為人世之不可少者豈非其信然也哉而不知天之生之固無不欲其熟而又無不使之皆熟也要視乎播種之地與樹之之時矣今取麰麥之種於此播而耰之耒耨焉耘耔焉審乎高下之宜土欲其細而復欲其膏雖百麰麥而地之載此麰麥者則固一也其地同且也感秋之令而未時不敢先既時不敢後雖百麰麥而我之所以植此麰麥者亦固一也樹之時又同於是承地之道以息於時中乘時之數以育於地上未幾而甲拆者自質而華矣問猶有欝而未達者乎曰無有也未幾而穧齊者自華而秀矣問猶有結而不宜者乎曰無有也浡然而生是固天之不得不生夫麰麥而麰麥亦不知其何以生也至於日至之時天氣已極而太和於以固其根地德已成而含弘於以貞其性其熟也夫寧有殊焉者歟吾見農人色喜龐畆可以報收穫之成大有書祥世道由以致昇平之頌皆生之則皆熟矣當此者但以為耕植之勞庶以云報而不知大造之滋息一而無偏但以為胼胝之勤致茲茂實而不知大化之運行流而不已天之生麰麥如此曾是熟有不同而使失其功於人事者並委其責於天也夫豈降才之意耶

今夫麰麥　江自岷

子曰興於　一章

昜一房昆明縣知縣羅國珍閱薦

祁　蘇　第三十六名

學有所自得者可歷指其序焉甚矣詩禮樂之益人也興立成必得之於此而可勿學哉子若曰夫人身心性命之益斷非無因而獲也然未嘗學之不知其有益即既嘗學之亦未深知其有益惟優游漸積於其中而從有得之後還念其所得之由乃知學之成我不小矣學之所得維何始而興繼而立由是以幾於成則備矣雖然未有無所自者先王慮夫學之之日未即收其得之之效故教天下於詩禮樂之中而善學者亦第學詩焉學禮焉學樂焉以相循於勿輟斯已矣抑慮夫學之之日即預期其得之之效故教

天下於詩禮樂之中而善學者亦第學詩而深焉學樂而深焉以相循於勿窮斯已矣乃一旦而勃然莫禦矣興矣從善若不及去惡若不及非有以感發其心而然也何以不學者不興也君子曰此詩之為教也好惡之正溫柔敦厚以發之彼其平日之肄雅而歌風者蓋久而乃得勃然之一日也興於詩也興豈無自哉未幾而卓然不拔矣立矣其存善也有力其去惡也有力非有以持守其心而然也何以不學者不立也君子曰此禮之為教也節文之數恭儉莊敬以將之彼其平日之服習而範圍者蓋久而乃得卓然之一日也立於禮也立豈無自哉俄時而粹然至善矣成矣無事存善而仁臻於熟無事去惡而義極於精非有以和順其心而然也何以不學者不成也君子曰此樂之為教也純備之德清明廣大以化之彼其平日之從容而操縵者蓋久而乃得粹然之一日也成於樂也成豈無自哉然則詩也禮也樂也自其後而觀之而始知奮發者興之候也堅守者立之候也和平者成之候也抑興也立也成也從其後而遡之而始知奮發者得之於詩也堅守者得之於禮也和平者得之於樂也學者於此終身焉可矣

子曰興於　　祁　蘇

溥博如天　不說　祁蘇　第三十六名

德極其盛故時出之而皆當也夫如天如淵德極盛矣而敬信說莫不應之其時出者何如乎今夫人中之所積不盛雖日為表著亦究不見重於天下而天下且得而議之若乃極俯仰之高深至聖已無不及量之處而至出其所表著天下又自樂輸誠而効順焉則至聖之溥博淵泉而時出者可得而極擬之矣夫溥博何如哉嘗試仰而觀之夫莫窮其量莫盡其藏天固如是其溥博矣而凡在天之下者孰能並其高乎乃至聖以五者之德而積之極其周徧而溥也廣淵而博也非與天做其溥博實溥博之如天焉耳

而當時之民誰識其為如天乎而淵泉何如哉夫莫窺其蘊莫罄其源淵固如是其淵泉矣而凡與淵異其體者孰能與淵同其深乎乃至聖以五者之德而積之極其淵而靜深也泉而有本也非與淵較其淵泉實淵泉之如淵焉耳而當時之民誰識其為如淵乎則見其敬至聖而已矣而民初不解其何以敬也蓋至聖以溥博淵泉者時出而見焉適合乎民心之所欲以故民之敬之者固非此然而彼不然也見而民莫不敬也則見其信至聖而已矣而初不解其何以信也蓋至聖以溥博淵泉者時出而為言焉適協乎民心之所同以故民之信之者又非此然而彼不然也言而民莫不信也則見其說至聖而已矣而民初不解其何以說也蓋至聖以溥博淵泉者時出而為行焉適洽乎民隱之所存以故民之說之者亦非此然而彼不然也行而民莫不說也向非德之如天如淵而民何以敬信說之如是哉至聖之聲名又可言矣

溥博如天　祁　蘇

第三十六名

祁蘇

今夫麰麥　熟矣

徵所同於物而見降才之無殊矣夫麰麥一物耳由播種以至於皆熟其同如此而猶謂降才之有殊乎且人即不能以大同之才承乎天天未嘗不以大同之才命乎人蓋此中初無彼此之異實統先後而同揆也夫豈特在人為然哉即物亦有然者矣試以麰麥論今夫麰麥有不期其熟哉然不能自為熟也必有其播之樹之以至於生之而後乃可至於熟也夫播之樹之生之而後乃可至於熟也固也所不可強者未必其皆同耳乃觀夫麰麥當其播種而耰無所為高下無所為異宜其地同焉而已當其播種而耰

此無所先彼無所後匪獨其地同而樹之時又同矣自是而氣機之流衍物得之而長養生成則不但生之而且浡然而生矣夫由生而成由華而實者物之情也未幾而家慶倉箱人欣樂歲曰熟矣皆熟則皆同矣至於日至之時而向之同其地同其樹同其生者至此而皆同其熟矣世有為麰麥幸者而不必幸也麰麥之得天固如斯也即有為麰麥慮者而不必慮也麰麥之降才本如是也天之生物原以大共者聽物之自取故其至一之機在物亦有不強而同之理安得以陷溺之故而遂議其誕畀之有殊哉物之自成又以大同者得之覆載故其至之之理在物亦有不言而同之致豈得謂降才之有殊者而遂遺其保合之功修哉人之陷溺其心者即麰麥而有悟焉可矣

今夫麰麥　祁　蘇

子曰興於 一章

詩一房湘潭縣教諭張世勳閱薦 曾其昕 第三十七名

聖人勉人志古而為之歷言其益焉夫學之始終與立成盡之矣而其益得之詩禮樂焉經學之有益也如是夫夫子若曰昔先王萃天下才智之士而一於學豈徒以煩苦天下為哉盖將使之神明由此奮學術由此貞而且優焉游焉克底於純全之域也學者不察徒視為口耳之資而不實驗諸身心之際無惑乎純詣之不經見而古學之久湮也吾嘗閱修途之靡竟憤樂相深念稽古之有益厭倦悉化凡夫始之終之而為我生平所得力者誠非無因之獲也得為學者告之人必好惡之誠動於中而後為善去惡之

力形於外學之有賴於興也尚矣然天下豈有無端之感觸者事不經體驗之後雖有動於中亦過而輒忘耳若夫偶然之感悱勵以生無意之適欣戚無已於何得之得於詩也蓋其忠厚惻怛之意最足以發人好惡之真而誦讀其中者覽正變之殊途觀美刺之異致自不禁皇然其欲動矣以吾心固有之理遇諸詩而鼓舞自生是亦情之不能自已者歟然必為善去惡之必力而好惡之念始不虛學之有賴於立也尚矣然天下豈有無借而特立者力不得諸實踐之後雖克自振拔未幾而思遷耳若夫嚴毅之志外物不搖堅確之操他岐不二於何得之得於禮也蓋其齋莊中正之教最足以去人委靡之私而佩服其際者覽經曲之繁著凜儀節之森嚴自不禁毅然其自振也以吾心奮勵之氣遇諸禮而持守彌貞是亦性之克有其堅定者歟然必泯乎善之迹而吾學乃可幾於化學之有賴於成也尚矣然天下豈有無所資而有成者功不經諸陶泳之餘雖萬理悉備亦滯而未融耳若夫知行之極萬累悉捐漸摩之深偏私盡泯於何得之得於樂也蓋其殷容節奏之微最足以感人於性情之表而涵濡其中者聆宮商之迭奏聽高下之克諧自不覺油然其中適也以吾心中和之德驗之樂而屢蹈愈純是殆學之克底於成者歟雖然學亦視其人何如耳

實求諸身心之地則聞見皆有用之資徒遇諸耳目之餘雖典籍亦無裨之具學者勉之

子曰興於　曾昕

溥博如天　不說　曾昕　第三十七名

極擬聖德之盛而見其出之各當焉夫如天如淵德之極其盛矣則其出而為見言行也又安有不當者乎中庸極形至聖之德也若謂至人首出而天下之民胥歸主志焉未有積之不極其廣蓄之不極其深而能與斯世相見者也即不然或廣矣而猶有物焉以圍之深矣而猶有物焉以測之則草野皆得窺王心矣烏覩積中發外之盛乎若至聖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德不然其溥博也宇猶是狹隘為量者乎既含弘之無外亦廣遠而無窮恢恢乎固已聚天下無盡之物而納之在宥中矣吾嘗仰觀夫天而見其周乎

無際而恬胥靡遺者莫天若也茲欲形至聖之溥博而無以形之也則以為溥博如天而已矣其淵泉也寧猶是淺陋為觀者乎既浩淼之無盡亦蘊蓄之無方浩浩乎固已華天下難竭之物而藏之靜密內矣吾嘗俯察乎地而見其莫測其涯莫窺其源者莫淵若也茲欲擬至聖之淵泉而無以擬之也則以為淵泉如淵而已矣夫德之充積極其盛如此由是而出其仁義禮智之德君臨天下與天下驗其容驗其執徵其敬與別而此日之民何如乎彼其出而為見也其為班朝涖政之際歟其為恭己垂裳之容歟要其本盛德為發皇初非有震懾斯民之心而一時瞻仰其下者莫不凜然於天子之嚴威而惕其志氣夫是以樂觀聖人之有道亦共仰一人之威儀矣而孰有不敬也及出而為言也其為謨猷之布歟其為誥誡之頒歟要其本盛德為播告初非有要結斯民之心而一時之感嘆無已者莫不共諒王人之心志而稱道弗衰夫是以衆志之徯應而信從恐後矣而孰有不信也及夫出而為行也其為遂民之生歟其為浚民之性歟要其本盛德為措施初非有驩虞斯民之務而一時沐浴膏澤者莫不欣然於天子之仁恩而獻其媚茲夫是以鼓舞而樂從惟忻而拜澤也而孰有不說也夫其出之而各當其可如此非如天如淵之德能若是乎

溥博如天　曾　昕

今夫麰麥　熟矣　曾　昕第三十七名

明降才之無殊而取譬於麰麥之熟焉夫麰麥之無殊性猶夫人也觀其樹之地與時俱同則其皆熟也又何疑乎孟子謂夫甚哉天之降才無殊也盖造化以其全者生人即以其偏者生物得其全者誕畀初無豐歉之異得其偏者即草木亦同具長養之仁而乃欲以陷溺之餘諉諸造化之故是何其昧於已而并昧於物也則試與之觀夫麰麥今夫麰麥固種之美者也猶夫才固人心之美者也讀思文之詩而率育本之帝命是麰麥固自天降之者也况乎来牟之貽即繼陳常而教稼之績與司徒同功麰麥殆亦五

穀之美種乎然其所以為美者非獨見其美之為美舉凡同為麰麥之倫者無不同其美之為美也而其美於何見之吾於播種見之不觀其播種而耰之乎麰麥雖美種端必賴之人工猶美才必資人力也麰麥固無殊也然麰麥之生資乎地使播種而耰者或同其地或異其地則麰麥殊矣然非天之降麰麥者殊也今試觀同成之年內於彼乎於此乎無往非播種而耰之人亦無往非播種而耰之地矣其地同獨是麰麥之生也資夫地而亦因乎時使偃畝而耕者或先時或後時則麰麥殊矣然亦非天之降麰麥者殊也今試觀郊原之間此疆乎彼界乎在在皆樹藝麰麥之地即在在同此樹藝麰麥之時也樹之時又同夫地同時同則其浡然而生也麰麥之性也無殊也由是生而發秀興歌耶生而堅好致咏耶此固麰麥所宜然而亦樹之者所日望其然也及夫一望皆頴栗之觀四野盡黃茂之色曰此日至之時麰麥熟之候也吾於此可以觀麰麥矣使其或有熟有不熟也麰麥殊矣即不然而熟者十之九不熟者十之一則麰麥亦殊矣乃何遍觀同成之內莫不腰鎌以往曰熟矣遲瞻郊原之際莫不捆載交横曰皆熟矣信乎天之降麰麥不殊也信乎天之降才不殊也

今夫麰麥　曾昕

子曰興於　三句

禮記房南寧縣知縣錢周鏞閱薦　董玘　第三十八名

論學於有得之後而歷指其所自焉夫興立與成皆學之有得者也然其得之非無自矣誰謂詩禮樂可不學歟嘗論人之為學自始以至終未有一無所藉而可漫言有獲者要其有所藉也不於其從事之始而知之而止於其有獲之日而信之試從積累既久之後而漸溯夫從前得力之由夫乃信古人所為垂之典章以詔天下後世者不徒為聞見之資而實為身心之助也蓋嘗思之學之以漸而入者在古人不能為我貸也循其途以企之於焉而發其情於焉而貞其守於焉而和其性此必有實致之功矣而學之

以漸而得者即上哲不能無所資也核其實而討之而何故而能
發其情何故而能貞其守何故而能和其性此斷非無因之獲矣
剔夫興也立也成也不可以盡學問之大凡哉今夫學者始亦不
知善之何以可好不善之何以可惡也乃一旦見一善焉輒不禁
其好之深矣見一不善焉輒其不禁惡之切矣僉曰若是其能興
也然何以若是其能興也試思至性所觸吾心亦時有莫遏之機
然往往道義之所不能動者一流連於美刺貞淫之內而性情以
觀感而倍真然後嘆其興也必於詩已今夫學者始亦僅知善之
可好不善之可惡也乃未幾好一善焉而為之必力矣惡一不善
焉而去之必勇矣僉曰若是其能立也然何以若是其能立也試
思意氣所激吾身亦時有持立之候然往往節烈之所不能振者
一服習於莊儉恭敬之中而才力以謹恪而愈固然後嘆其立也
必於禮已今夫學者始或為一善焉憙其好之失正也去一不善
焉憙其惡之過激也乃久之且無欲而好矣久之且無畏而惡矣
僉曰若是其有成也然何以若是其有成也試思優游不倦君子
亦自有純粹之養然往往思勉之所不克化者一涵泳乎唱和清
濁之微而道德以和平而愈精然後知其成也必于樂已當夫用
功之始詩禮樂原無先後之可言然積之未久則居恆之所致力

者恒覺渺焉而難憑興立成所以無虛致之功也迨夫大成之後詩禮樂亦無精粗之可分然必服之既深而生平之所得力者始覺釐然其不爽興立成所以無偉獲之效也誰謂詩禮樂也而可以不學乎哉

子曰興於　董玘

溥博如天　不說　董玘　第三十八名

推聖德所積之盛可以觀時出之宜矣夫如天如淵其所積為已盛矣觀敬信說於民而時出之宜何如哉中庸若謂世有至聖其存於中者人莫得而窺之也其發於外者人皆得而見之也然使人莫得而窺之者人或得而竟之人得而見之者人卒莫得而被之則所為存諸中而發諸外者不可量而猶可量矣乃今由至聖之溥博推之而知其溥博也非凡為溥博者之可比也侈並包之量者謂天下之大無與等其恢弘然聞見不及之地量斯圍焉其溥博也有盛之者矣至聖之溥博蓋有入乎無內而周乎無外者

是何如之難舉乎吾嘗仰觀有得以為天下之至溥博者莫如天至聖亦如是焉則已矣且由至聖之淵泉思之而知其淵泉也非凡為淵泉者之可擬也高不測之形者謂事物之變莫能竟其蓄積乃心力不至之處慮輒窮焉其淵泉也有匱之者矣至聖之淵泉蓋有莫知其端莫竟其委者是何如之靜深乎吾嘗臨流興思以為天下之淵泉者莫如淵至聖亦如是焉則已矣如天也如淵也是當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接無事之可見而至聖已絕人於擬議之外則當有形之可覩有聲之可接有事之可見意天下亦必相忘於敬慕之迹乃及其時出而為見也時出而為言與行也

而民已莫不敬信說焉抑又何也人主一舉動而每無以服民之心者必見與言行之多先乎時也先乎時則或過乎仁義或過乎禮智下民莫為之服矣至聖之由中而外者無先時之舉也故亦無過量之形民之仰令範而佩物恒者不曰仁義之可欽則曰禮智之可慕有不服聖天子之中正者哉夫君一動作而輒有以生民之議者必見與言行之多後乎時也後乎時則或不及乎仁義不及乎禮智下民得而議之矣至聖之由積而發者無後時之端也故亦無不及量之端民之頌圭璧而遵道路者既以仁禮之可仰更以義智之可式其猶有議聖天子之偏黨者哉信乎至聖

之溥博淵泉者不易窺而時出之盛更不可量也

溥博如天　董玘

今夫麰麥　熟矣　董玘　第三十八名

即物之同以驗天可知降才之無殊矣盖麰麥為天之所生乃其皆同者且必生而至於熟也謂天之降才有殊焉否意謂萬物同受命於天其殊者本無所為殊也而其同者必有所以同人惟以其殊者諉之於天而不察其所以同焉之故於是天之本無所殊者幾無以大白也是未嘗術察品類而得其理矣吾何以驗天之降才無殊哉天之授物以理也無異其授物以氣使氣即有憾吾終謂其理之無所憾也況乎受氣者之本無所憾於天也物之賦性於天也每均於賦形於天使形即有缺吾終謂其性之無所缺

也況乎賦形者初無所缺於物也不見夫麰麥乎麰麥生於天者也生於天則其生而至於熟焉亦麰麥之常也雖然麰麥之生也有播焉耰焉者矣有其地且有其時矣假令播與耰無殊也地與時無殊也而麰麥之或生或不生尚未可知則以此而咎天之有殊也固宜假令播與耰無殊也地與時無殊也而麰麥之有熟有不熟尚未可强則以此而咎天之有殊也亦宜乃若播種而耰之矣其地同樹之時又同矣而其時之麰麥何如哉凡物不能有生而無息而天則常欲其有生而無息今觀麰麥有以善其始也復有以成其終夫亦可知天之生物固如是其無所私耳凡物不能有成而無敗而天則盡欲其有成而無敗今觀麰麥秀者可嘉也實者復可慶夫亦可知天之成物固如是其無所偏耳勃然而生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也謂是播與耰之力歟抑地與時之功歟非也天之生物本無無不同也

今夫麰麥　董玘

子曰興於 一章

詩三房思南府教授吳以仁閱薦　周　屺　第三十九名

心學之益生乎經者也夫興也立也成也皆心學也乃於詩禮樂
爲得之經之益人不甚大哉今夫人之一生為學其得力之處往往
不能自知及其久而歷有得爲益相與忘之矣然惟其久而相與
忘焉而後可漸悟其由也曰吾之所以幾此非偶然也則其所得
力又惟學者堪自喻矣今夫吾學之始何以油油乎能生其感也
是則所謂興也由是而進焉而更進焉何以卓乎其有所安而渾
乎其幾於化也是則所謂立也成也顧吾思之學何以能興也夫
懷自篤誰其發之性情日生誰其啟之益幾幾乎其不興也一自

游泳乎詩而吾意所欲至之處即皆為古人所已至之處此亦實獲我心之故也感何如也是故有不興也興則必於詩學何以能立也耳目引之守弗固矣孜取蔽之志罔堅矣益幾幾乎其不立也一自納躬於禮而周旋曲折之咸範即儼思安定之皆宜此亦敦篤踐履之深也安何如也是故有不立也立則必於禮學又何以能成也一私未化理將日離一累未蠲德非在我益幾幾乎其難成也一自適志於樂而雍容大雅之休形為琴瑟鐘鼓之盛此亦浹我心思之候也化何如也是故有不成也成則必於樂夫古之聖人豈必指何者而命之曰此其為詩也禮也樂也亦不過自見其為興為立為成之致焉而已而何以益我修來者即在此稽古之內也夫古人之書變化生焉引而伸之而微渺之所至即已且不自覺使徒執乎古人之迹也何所深以為見性之地哉抑學者之初亦嘗取往籍而學之曰吾於此學詩於此學禮而學樂矣而初不見其為興為立為成之效也而何以徐而成功者即在此窮經之年也夫聖人所傳神奇寓焉微而察之即一器物之名含人莫及其智而謂古人之書無足以恃也又何所藉以為治心之功哉學者之自得有如此而求學於自得者其知之乎

子曰興於　周屺

溥博如天　不說　周屺　第三十九名

至德擬於天淵徵於民而皆當已甚矣如天如淵至聖之德亦將與民見也敬也信也說也時出之所以盛也寧可及哉今夫德之深者吾因而測之以為如是足以盡聖心也不尚存淺之之見乎顧測之而卒有其不可測則極其量而之焉因使遊其宇者羣囿乎其中而不覺然後服聖人之德為甚深而無往不合也如至聖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是已而其溥博為何如也天下望至聖之出而至聖不遽有所昭示也其一民未御之先至聖固自有其天為者乎藏之甚深無所遺焉蓄之甚富罔無暨焉向謂是天之

溥博然也何意萬物歆和其蓄德於天與蓄德於至聖者有同符歟而其淵泉為何如也天下望至聖之出而至聖不遽有所表見也其一民未接之初又自有其淵爲者乎可以秘天下之有而莫測其端可以極天下之多而出之不匱向以為淵泉之淵然也何意流而有本其理之在淵者與其理之在至聖無殊致歟如天如淵此時之至聖容有所以為容執有所以為執敬與別有所以為敬也別也當時之民其有外於至聖之覆庇者蓋亦寡也此時之至聖未嘗有所見也未嘗有所言也未嘗有所行也當時之民又何有感於至聖之淵衷者而以為應也然而異矣吾觀其民敬至

聖也信至聖也說至聖也並不知至聖之何以見何以言何以行也推論至德而幾忘鼓舞之神豈其在耳目迹象之間者乎抑尤異矣吾觀至聖見爲而已而民胥敬也言爲而已而民胥信也行爲而已而民胥說也並莫知其所以敬所以信所以說也知識俱泯而自遊聖神之宇豈其有智取術御之機者乎夫天下藏之不厚則其出也亦易竭向使至聖而未能溥博淵泉極乎其量吾見其民乃有敬有不敬而安在其莫不敬有信有不信而安在其莫不信且有說有不說而安在其莫不說也此至聖之所時出也而未已也

來已也

溥博如天　周岷

一　今夫麰麥　熟矣　周岷　第三十九名

物之熟也皆同亦其得於天者然也蓋麥以熟為同熟以日至為
期麥之無殊其生也天固無所殊也云爾孟子以明降才之天也
曰吾甚惜夫人以吾生自具之性而昧焉莫究其所歸也吾又惜
夫人之所昧爲者偏在人之性而物性之大較則往往能辨之夫
是以物之有生其初終之際皆天下之所共明也今夫五事發為
五常故萬人之生天必無私于一人五土鍾於五穀故萬物之生
天必無私於一物不觀之麰麥乎夫麰麥其小者也然而非其種
者必鋤而去之其播種而耰之也誰曰不然而獨是其播此種也

將必有厚望焉天下之事美者在前則紲者慕焉曰彼美矣寧甘遜焉故必懸一程以待之極其量而後止然則麰麥者大抵以熟為期耳而或者石田未闢猶草宅歟是熟猶未可期載芟載柞後先異歟是熟猶未可期抑或則實發實秀生有異歟是熟又未可期而茲不然也其地同也無石田也樹之時又同也豈後先也且浡然而生也歆發秀也為憶曩日之播此種也將以期其成熟也而果其成熟乎抑猶未也其將問諸日至之時然則物之禀於天也天必賦以可熟之性矣自種植以迄生全其漸幾乎此者不啻如一日焉於此於彼未嘗有人為從而等之也而若或有以等之則豈必讀神農之書而後知物性之無異抑天之生是物也物又無不可熟之才矣由條達以及暢遂其同歸乎此者不啻如一體焉於此於彼未嘗有物焉從而廹之也而若或有以廹之則何必占大有之年而後見物情之咸若今夫麰麥則亦有然者而彼且喟然曰是歲之為也夫是歲之為也夫無惑乎致疑於降才之天也

今夫麰麥　周屺

子曰興於詩一章　詩一房湘潭縣教諭張世勲閱薦　蕭大成　第四十名

興立成之有自也惟善學者知其益焉蓋由興而立而成學之所必至也而恒於詩禮樂得之人可不思其所自哉且自師心之不可與入道也古之人固嘗詔我以學矣乃詔我以學者亦遂即吾學之始終而備之儒者幸生載籍極博之後而終莫識其志之何以奮守之何以貞而德之何以幾於全也亦甚負乎古人之所為教已何則學者嗜慾之情患乎其不淡而理道之情患乎其不生抑入道之力患乎其不堅而造道之功患乎其不純然則興也立也成也循之固有序而得之寧無其自哉今試可為學者正告之

人莫不有奮興之懷而無以感之則其情不生有過而輒忘耳及置之乎溫柔敦厚之教而以歌以咏自不覺其情之何以生也草木禽魚深之而得性命之原游女征夫悟之而識忠貞之理盖美善惡惡之真隨感而動矣然後知能興者之必於詩也人莫不有特立之念而無以持之則其守不力有見異而遷耳及進之乎恭儉莊敬之地而有翼有嚴自不覺其體之何以植也手足有其持循而外物之不搖心思有其範圍而內念之克端盖爲善去惡之操歷久不渝矣然後知能立者之必於禮也人莫不有從容之樂而無以養之則德器弗深有得半而止耳及遊之乎廣博易良之途而以陶以淑自不覺其私之何以化也習乎其器而鼓舞之不勞深乎其理而精微之自眖盖有善無惡之衷合同而化矣然後知能成者之必於樂也是以世之盛也哲后顯庸創制以廣勵人材而輶軒之使徧於國飲射之法行於鄉工瞽之官列於庭至於今而其教未衰也則何不思自澤於先王之教哉抑道之隆也儒者好學深思以求端其學術故入其室而有歌咏之聲陳其器而有俎豆之設覩其御而有琴瑟之懸反之心而其道匪遙也則何慮乎從入之無途哉故吾甚望乎學者之由興而立而成也

子曰興於

蕭大成

溥博如天 不說

蕭大成 第四十名

進擬聖德之所積以時出之而皆應矣蓋如天如淵民之所不得而窺也而敬信說者莫不然非時出之而皆應哉今以天下之衆而群萃一人以臨之此固視乎其德也然德之蘊于一人者為形容之所莫窮而德之被乎天下者遂為愛戴之所自起幾令人反覆於其德而不識其存之何以獨深而發之何以無不當也其將何以擬其溥博哉今夫至聖之溥博盡天下之民日覆幬於其下而莫知其何如也吾嘗仰而得之於天謂天蓋高無物之不覆者而窕無物之或遺意古今之溥博者至天而止矣而不謂至聖之

溥博如之蓋無物之或遺者域中之丕冒如斯而無理之不脩者性中之丕冒亦如斯也其將何以擬其淵泉哉今夫至聖之淵泉盡天下之民日涵育於其中而莫知其何如也吾嘗俯而得之於淵惟淵至深無物之或擾者亦遂無物之可量意古今之淵泉者至淵而止矣而不謂至聖之淵泉如之蓋無一物之可量者靜深之昭於有象而無一理之可名者靜深之渾於無迹也斯時也體立用行聖人有不能與天下相忘於沕穆之勢而積厚而流天下且得即聖人而仰其功化之神不觀其見乎而非猶夫人之見也任世主之矜持而威恩不測或即為戲渝之所由生民之敬也有或然或不然者矣乃何以一遊乎至聖之宇而翼翼然不自知其忘之何以輯也則莫不敬者有然不觀其言乎而非猶夫人之言也任朝廷之數宣而昭告徒繁或反為疑貳之所由起民之信也有欲致而莫致者矣乃何以一服乎至聖之教而肫肫乎不自知其心之何以傾也則莫不信者有然不見其行乎而非猶夫人之行也極一時之張弛而雄才大略未必輿情之盡協民之說也有彼異而此殊者矣乃何以一被乎至聖之化而欣欣然不自知其議之何以無從也蓋莫不說者有然而孰非溥博淵泉之所時出者哉吾將觀其聲名之所洋溢矣

溥博如天　蕭大成

今夫麰麥　熟矣　蕭大成　第四十名

物有皆得其同者可無疑於在天矣夫麰麥亦天之所降也而耰之樹之熟之皆同則誠何疑於在天哉且從來生物者天也而凡為天所生者亦遂得各出其才以自見於天之下此不必於其大也即一樹蓺之微物而苟盡乎其力究無拂乎其天則撰之始而無殊撰之終而無殊亦深幸乎天之降之者之誠無殊也即如一麰麥今夫麰麥固正與多頼之子弟多暴之子弟同一望歲之情者也然麰麥時能紀歲之功而歲不盡為功於麰麥盍自誕降嘉種而後而天已謝其權抑自播厥百谷以來而人已不能惜其力

不見其播種而耰之乎播之則必有其地焉今何幸而疆場之翼翼者且合彼此而無殊也則其地之同也有然且又從而樹之樹之則必俟乎其時焉今何幸乘時舉趾者且統先後而一轍也則其時之同也又然起視麰麥有不浡然而生者乎由苗而秀生以漸而可觀由秀而實生以進而有成曾日月之幾何而至於日至之時矣當其未至天雖甚愛乎麰麥而豈能為播而耰之者擇其地易其時而降康獨副乎婦子之劬及其既至天雖甚靳乎麰麥而豈忍使播而耰之者猶是地猶是時而倉箱莫厎乎胼胝之勞以言乎熟殆皆熟矣今而後可為麰麥信曰爾之無殊爾才之無殊也而麰麥不敢居其功爾才之無殊天之降爾才之無殊也而天更不任其德故惟此麰麥苟非有其種有其地有其時則必不生不生而烏乎熟也抑猶是麰麥亦既有其種既有其地既有其時則無不生無不生則宜無不熟也而何以猶有不同者吾將進而畢其説

今夫麰麥　蕭大成

書一房貴州定番州學正施澤遠閱薦　王杞　第四十一名

子曰興於　一章

學有全功歷指其得力之自焉夫興立成學之全功也而必於詩禮樂得之經學之有功固如是哉且學問之貴乎求益者亦期有益於身心耳不知生明倫之後古人早已取我身心而代謀之矣惟從載籍極博之餘為之悠游涵泳於其際當其始亦幾若忘此中得力之數迨於其後之得力者而遡其致此之由則恒有歷歷可指者不容誣也如今之所為學者感激思奮以云興也堅貞不拔以云立也且純粹無疵以云成也學之大要盡此矣至於古之所為教者以言溫柔敦厚則有詩焉以言恭儉莊敬則有禮焉且

云廣大精微則有樂焉古之至教統此矣雖然吾竊疑興焉立焉成焉者之必於詩於禮於樂也蓋嘗見世之能興能立能成者矣初不必取詩禮樂而誦述之而神明德性之間未幾而善心油然以生焉未幾而志氣卓然以定焉未幾而馴致於仁義中和之域焉則吾心自有興也吾心自有立也吾心自有成也何必於詩於禮於樂又嘗見世之學詩學禮學樂者矣初何嘗不取詩禮樂而誦述之乃求之性情始終也故習其比賦無如詩焉循其矩度無如禮焉按其聲容節奏之文無如樂焉則雖日讀詩也日執禮也日考樂也何以不能興不能立不能成如必執一詩以為興是即不善於詩執一禮以為立即不善於禮執一樂以為成即不善於樂此其學既失之迂况興必在詩是無詩即不能興立必在禮無禮即不能立成必在樂無樂即不能成此其學又失之拘吾竊疑興焉立焉成焉者之必於詩於禮於樂也然而無疑也當其從入之始咏古烈而勤寤寐審範圍而思不過而詩禮樂無不深體焉而靡遺初不知其何以興也何以立也何以成也而詩禮樂若不見有獲效之助及其成功之後懷来有順適之致動履昭徃命之安而詩禮樂無不各收其陶淑之益而已不禁其興也不禁其立也不禁其成也而詩禮樂若難忘其得力之自是則古之人因興

而有詩者而今之興亦何必不在詩也古之人以立而有禮者而今之立亦何必不在禮也古之人以成而有樂者而今之成亦何必不在樂也吾故於體驗之餘而得其親切之致於成效之後而指其由来之寔因為之正告天下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子曰興於　王　杞

溥博如天　不說　王　杞　第四十一名

極擬至聖之德而備徵其時出之量焉夫如天如淵至聖之積中者固極其至矣而徵之見與言行而民莫不徵信說焉非至聖之德而能如是乎且夫至聖之所以有臨於天下者固有其本之於中而發之於外者也苟徒見其發之於外者足以感動乎天下而不知中藏之內裕者寔有擬議之難盡者焉豈所云聖德之高深固有積厚而流者乎吾何以言至聖之溥博淵泉而時出哉具生知之質無在不徵其體量之恢夫體量恢則包容廣極古今之仁智兼盡者必不能稍越於範圍何則以量之廣者無有可以比似

之者也惟仰大造而若遇焉已矣本中藏之德無往不見其靜涵之深夫靜涵深則蓄積厚極當前之有迹可形者亦不能稍窺其萬一何則以靜涵之深者無有可以形容之者也惟望汪洋而若會焉已矣是則至聖之溥博也淵泉也不猶如天之高而無不徧淵之深而無所不納乎雖然此但徵其存也未徵其所發此第見其積中之盛也而未見其發外之施以觀至聖之時出何如哉時而見也溫和外著藹然有道之可親焉端拱以臨肅然儀容之可慕焉民之覩令範者誰則無情誰則有情而敢忽焉視之乎吾知為至聖之民者莫不望而感感而慕曰吾儕小民幸得覲冒於容與並包之下庶幾於臨御之時有以沐其無盡之深仁也問猶有不望德容而生恭者誰也時而言也發一大議而天下仰宸衷之無偽謀一大事而天下知聖德之清明民之相觀於下者誰則無心誰則有心而敢偽焉欺之乎吾知為至聖之民者莫不佩其訓服其言曰吾民之衆幸得感佩於真誠不二之主庶幾於統御之際有以樂其謨猷之公忠也問猶有不仰德言而佩服者誰也時乎行也措之綱紀不事督責之煩布之章程不尚刑威之施民之感慕於行者誰則忘情誰則有情而敢不傾心承之乎吾知為至聖之民者莫不慕其行而感於心曰吾民之衆幸得陶淑於仁漸

義摩之中庶幾於教化之餘有以沐其仁恩之普被也間有不仰德行而感慕者誰也是則其見也言與行也而民莫不敬焉信且說焉非如天如淵之所積者厚而深焉其何以致此哉總之本之厚者其發必遠至聖所以有恭己之化藏之深者其流莫禦古今所以共仰有臨之德聲名不由此而起哉

溥博如天　王杞

今夫麰麥　熟矣　王杞　第四十一名

大贊欲明人心之無殊而通於物之得其同者焉蓋物之同其熟者以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故也物且有然人心不從可知乎孟子謂夫天之生人與天之生物無以殊也天生一二人與生千萬人無以異亦猶天生千萬物與生一二物無以殊知此可以不言心而言物矣物之生也原有其候苟於種植之候不先時而亦不後時者莫不共期其有成何則以其地之同也且以物之成也主乎其時苟於耕作之時同其地者亦同其生莫不共望其所慶之同何則以其時之又同也即如麰麥播種而耰之時乎今夫農人竭

胼胝之勞以為樹藝豈不私心自計曰庶其報我以富歲乎然而未至其時也至於胼胝之將終而西成之在邇俟既已至矣是雖樹藝之日即可期為同登大有之日矣今夫田家勤稼穡之苦以為種植豈不私心自計曰今其得免於凶歲乎然而未至其時也至於婦子將有盈寧之慶而田將有告成之樂時既以至矣是即種植之日無不可期其為同享樂利之日矣然則人心之陷溺其害為最甚耳考賦畀之始此心原統智愚而無異自智識一開以來此心遂有善惡之分因其有善惡之分謂物之皆熟者非即物性之同也物豈任受也哉且謂天之降才為有殊者為最不可言耳邇錫予之初降才原無厚薄之異自有陷溺其心者此心遂有不同之名因其有不同之名遂謂物之皆熟者非物所同然之性也受過者又豈在物哉是則物性之同者以地之同樹之時又同而同之也雖有不同是豈物之性哉

今夫麰麥　　王杞

子曰興於　一章　書一房定畨州学袁品超第四十　正施澤遠閱薦二名

學之得力有由聖人備指以示人焉夫自興而立而成學已幾於全矣而必於詩禮樂得之夫子為之備指也曰夫學之益人亦安有窮哉吾見今之學者矣往往積學數年而始無所感中無所持終鮮所就者何為耶是未嘗好學深思心獲其益故也若乃學至有獲之後而溯厥由來夫固有漸次相深者於以知學古之有益也今夫中有所觸而油然感發渟然奮起者何也非興也耶中有所主而凝然不拔確然有守者何也非立也耶且也中有所得而性情和平學業純粹者何也非成也耶然此興也立也成也非無

由而自興自立自成也亦果何由而興而立而成也向非有所觀
感何以興也若是向非有所主持何以立也若是向使無所陶淑
何以成也若是是知興也必於詩思孝者不必盡讀蓼莪之什思
忠者不必盡咏湛露之章而因端起悟之餘自不覺油然浡然之
情何以日生也由興得詩歟由詩得興歟興於詩也有然由是而
立焉必於禮卓然者非必盡拘三千之制不倚者豈必盡執三百
之儀而周旋中節之際自不覺凝然確然之操何以日貞也由立
得禮歟由禮得立歟立於禮也有然由是而成焉必於樂吾性有
自然之音律感以音律而性益和吾情有自然之節奏通以節奏
而情益平聆音察理之下自不覺中和純粹之德何以日精也因
成得樂歟因樂得成歟成於樂也有然要之學之得力有由自興
立成之後思之而知詩禮樂之為功也大學之漸進有序由詩禮
樂之教繹之而知興立成之獲益也深是有望於善學者

子曰興於

袁品超

溥博如天　不說　　袁品超　第四十二名

以天淵擬聖德可徵時出於民焉蓋德之極其盛者非天淵不足以擬之也而時出之各當不又可徵諸敬信說之民哉且吾言至聖之德亦既極其盛矣然使蘊於內者猶予人擬議而可窮形於外者未動人欽恍而說服蓄極而通之謂何而盛德不猶有歉耶是非所論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至聖也夫至聖之溥博何如哉從來溥博者莫天若也蒼蒼而靡有極也蕩蕩而罔有外也而聖德如之是至聖一天也天不能限聖以不足聖亦不讓天以有餘是何充積之盛乃爾歟使非擬以如天幾無以形其充積之盛矣

而淵泉又何如哉從來淵泉者莫淵若也浩乎不知其津涯也茫乎不知其畔岸也而聖德如之是至聖一淵也淵深於莫測聖泯於無形是何充積之盛若此歟惟其擬以如淵庶有以形其充積之盛矣而發見之際不又可思乎時出而為見也溫恭之德容有嚴而有翼矣中和之道範可欽而可仰矣有弗見見而民之敬也莫不然時出而為言也布一令而邇者頌遠者傳焉出一詞而賢者欽愚者服焉有弗言言而民之信也莫不然時出而為行也舉動悉合人心可思而可慕矣制作堪垂百世可法而可守矣有弗行行而民之說也莫不然夫發見之各當也如此非如天如淵之盛德又何克至此

溥博如天

袁品超

今夫麰麥　熟矣　袁品超　第四十二名

即物而驗其同盖見降才之非殊矣甚矣麰麥一物耳而始終之相同如是是亦降才無殊之一証也且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生人生物有異形而無異理也故不特人與人無異即物亦與物無異焉不特物與物無異即物之自始至終者亦無或異焉觀於物而人可知矣今試以麰麥論夫麰麥居五穀之一亦人所資以養生者也然足以養人之生而不能自為生也種必資於播焉播之必於地也而樹之必以時焉夫地有燥濕高下之不侔時有先後早晚之各異而欲強而同之也難今不必強也而自無不同矣夫

地同也時同也種之既同而樹之又同也而生豈有不同乎其生也皆浡然而無殊也生既無殊而謂熟有殊乎其熟也日至之時皆然也試問有熟有不熟乎無有也同焉發育同焉暢茂至其時而一熟皆熟也夫固有不期而合者矣得毋此熟而彼不熟乎無有也此曰熟矣彼亦曰熟矣至其時而熟無先後也夫固有不強而然者矣其熟之同也亦如其生之同也蓋以其種同而播亦同樹同而地又同也夫同種同樹同地同時而生亦同焉熟無異焉是何始同而終亦無不同焉若是乎物亦且然而況於人乎又何疑降才之殊歟